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卷三

皇太子 皇子 附 公主 皇孫

親王 宗子 外戚

師 友 附 定交 擇交 故交 市交

進仕 校文 主司 上子 科日 狀元

制科 附 宏詞 館職 及第 附 下第

特科 附 晚成 座主 附 賞舉 主門生 座

主門生 同列 故吏 休屬 富公 附 屬

同官 附 同列 和同列 相軌

同年 聘召 朝謁 附 寓直 休假 薦舉

附 舉 辭 與 親 自 薦 舉 自 代 重 致 舉 代 碎 舉

今事類全書

前集

參

13
1804
3



門 8
號 1804
卷 3

古今事類全書前集目錄

卷之二十一

帝系部

又見美女宮粧門

宮嬪

古今事實

能諫好獵
號如夫人
不妄登車
能以死諫
釣棄前魚
掩鼻進諫

進西施女

臨終固寵

一畫王昭君

馮媛當熊

老溫柔鄉

飛燕體輕

不肯回輦

一絳紗繫臂

宮中羊車

選女尚書

最寵四人

聞鍾早粧

半面粧

女作門損

姊妹皆貴

女色召亂

詩話

賦詩有體
花蔡賦詩

皇太子

古今事實

朝觀謳歌
兄弟交遜
兄遜其弟
問安侍膳
正人與遊
鶴駕
不當將兵
撫軍監國

廢立俟命

治亂所關

四皓調護

不當將兵

所遺蚤建

捉殺太子

輔以智術

受詔立幼

使通賓客

生於甲觀

亂我制度

不絕馳道

作歌四章

坐種著針

娶當擇賢

菜去邪高五 兄弟相屠五 双陸不勝六 入宮備選六 請建太子六
卷之二十二

學 附 公主 皇孫 古今事實

正人檢束七 中丞彈奏七 鍾愛少子六 請封皇子六
不以私庇七 下嫁諸侯六 養成德器六 分明角勝六
寶玉展親八 格殺其奴七 封弟作諸八 遠嫁單于七
犬牙相制八 非劉不王八 不得干政八 預知友相八 剪桐戲封八
舞袖小舉八 麟趾信厚九 宗盟當先九 當別親疎八 設醴敬賢八
庇蔭本根九 以忠而死九 以忠被譖九 文昭武穆九 招致萬術九

親王 古今事實

宗子 古今事實

外戚 古今事實
為善最樂九 宗盟當先九 招致萬術九 來獻雅樂九

卷之二十三

人道部

師 古今事實

百世之師十一 孔子老聃十一 遠來求師十一 束脩為禮十一

詩話

師生俱賢十四

交友 附 定交擇友古今事實

結為死友十五 惡為藥石十五 同師之友十五 無與為善十五 雖飢不見十五
 為刎頸交十五 見利賣友十五 相得其驩十五 歡如平生十五 夢中相尋十五
 為忘年友十五 託其妻子十五 結綬彈冠十五 何時抵掌十五 與談必父十五
 如期而至十六 遇賊不避十六 同年友善十六 總角之好十六 見侮不較十六
 同車連璧十六 契若金蘭十六 千里命駕十六 小人共載十六 青雲之交十六
 時請一言十六 為耐父朋十六 落落晨星十六 見其所與十六 出謂更僕十六
 約更為傳十六 友三傳人十六 少日同總十六 傾蓋相語十六 定交梓臼十六
 問交十七 師友荀陳十七 友勝已者十七 非德不交十七 所至擇交十七
 恥為子語十七 不交流俗十七
 卷之二十四

故舊難恃 附 詩話別後寄詩

故舊難恃十八 兄弟有恃十八 賤必均禮十八 不私故人十八
 詩話別後寄詩十九 貴不相忘十九
 不棄騎履十七 不棄著屨十七 無失其故十七 班荆與食十七
 重見故人十八 緇袍戀戀十八 道逢練裙十八 斬其故人十八
 故人遺扇十八 脫粟見待十八 故人無子十八 獨有二天十八 造門叙舊十八
 已為鬼錄十八 孟酒叙舊十八 始合終睽十八 多擢舊交十八 迎友之喪十八

市交古今事實

馬羶市喻十九 廉頗怒客十九 翟公書門十九 制詞毀譽十九
 失勢即去十九 初附終叛十九 父戒其交十九

父執古今事實

父黨造門二十 友不答拜二十 父友候問二十 對子字父二十
 與阿戎談二十 往見優孟二十 以下係先友二十 泣撫其子二十
 託以妻子二十 賑其妻子二十 收養其子二十 罪不及子二十 粘紹不孤二十
 道逢練裙二十 伶其牧豕二十 教育其子二十 嫁其二女二十 庭訓其子二十

主賓 附 館賓古今事實

為東道主二十一 稱主人公羽二十一 食客之衆二十一
 雞鳴狗盜二十一 毛遂自薦二十一 客皆珠履二十一
 食客三千二十一 馮驩彈鋏二十一 下令逐客二十一 開館延賢二十一 寧逢惡賓二十一
 常置驛馬二十一 翟公書門二十一 且留東閣二十一 倒屣出迎二十一 坐上客滿二十一
 盛禮待客二十一 賓主相忘二十一 無主客禮二十一 設薄主人二十一 豐豐逼人二十一

有此客不世三不安通賓見薄不恥世三 欲授子經世三不能禮賢世三 教諸生嚴世三 館於府第世三 避遠賓客世三
子陪太祝世三女嫁門賓世四 御遊縱飲世四 館賓教走世四
古今文集東北道主世四
詩話賓客世四贈以女奴世四有蛙前離世四館賓為守世四 館賓遭遇世四
卷之二十五 仕進部

校文主司古今事實

辨戰場文世五 賦日五色世五 賦阿房宮世五
堪掌綸誥世五懷金請嘯世五 主司權輕世五 重司空圖世五
歐變文體世五寧取落韻世五 考官失察世五 懷寵喧噪世五 私其鄉人世五
詩話 魏博衣鉢世五主司文煥世五不負初心世五 同總窮達世五 舉子上請世五
賦詩被謗世五倡和盛事世五詩訛主司世五 監試主盟世五 焚香撒幕世五
朱衣點頭世五
卷之二十六

士子科目古今事實

周取士制世六漢取士制世六漢之射策世六 北齊取士世六
唐取士制世六中書詳覆世六殿試之始世六 糊名之始世六
重進士科世六不許繼燭世六 奉業疎略世六推原事始世六 隔截進士世六

狀元古今事實

秀才亦多世六廷試以策世六不私增年世六不妨舉業世六
詩話 八义手成世六 梔黃如舉世六高談性命世六
鼎重公務世六 謝傳衣鉢世六 狀元角勝世六
五年不詔世六 大小狀元世六 呼小狀元世六
小宋當魁世六 竟如素志世六 兩世狀元世六 三世探花世六
不受郊迎世六 五色雲現世六 語以不欺世六 願得忠孝世六
傳呼狀元世六 叱呼狀元世六 以文頒示世六 不肯自陳世六
少年大魁世六 先衣新衣世六 夢祈落頭世六 夢火山軍世六
不娶貴戚世六 天門放榜世六 夢登雲梯世六
夢人刺髮世六 未第還婚世六 志魁天下世六
平康謁妓世六 出處異同世六 誓作狀元世六 賦詩見志世六
身到黃扉世六
貢院失火世六 老作大魁世六 賦詩見志世六
賦梅見志世六

制科附 宏詞館職古今事實

權董仲舒世六 權公孫弘世六 權晁錯世六 或治申韓世六

卷之二十七

桂林一枝三 獨為第一四 無登第者四 直言不棄四

當取大科四 一門大科四 預夢試題四 出孟子註四

辭類排優四 以下係宏詞四 不當自售四 問克敵焉四

倒懸孩兒四 以下係錦賤四 召試謂謝五

詩話 中貴乞詩五 試罷題壁五

及第附 下第古今事實 芥拾青紫六 緙不赴宴六 泔墨題榜六

探花即六 榜花六 一第潤子六 龍虎榜六

東塗西抹六 袁州舉人六 因弟撻兒六 千佛名經六

妓拆破腮六 金榜通判六 更相為僕六 少年擢第六

熟讀左傳六 熟讀藥記六 殿試無黜六 錫宴簪花六

鼠啣試卷七 夢中改名七 貴游覆試七 兄弟同登七

自取儒科七 再擢科第七 廷對賜燭七 貴游擢第七

失韻坦率七 一生無成七 失無愠色七 奏文星暗七

詩話 命妓開燕八 移樂泛舟八 瘦馬番鹽八 冊桂五枝八

登第放縱八 少年登第八 兄弟繼登八 師生交遊八

皆取寒素八 郡守餞送八 獻玉司詩八 賜進士詩八

破天荒八 錦織御詩八 紅裙爭看八 止壓一人八

詩話 賺子英雄九 下第獻詩九 東野下第九 在孫山外九

特科附 晚成古今事實 老而仕九 八十司徒九 六十始仕九

八十召拜九 大才晚成九 頭白補郎九

七十而召九 立推恩法九 推恩授官九

詩話 特奏賦詩四 卷之二十八

座附 賞舉主 門生 座門生 同列 斃古今事實 幸筮庫家四

忠報奉主十 及貴薦賢十 至公見報十 以名為戲十

相為座主十 受門生謁十 賞卻缺十 賞當何十

用王稽十一 封鄂秋十一 賞魏無知十一 郡守坐克十一

蔽賢有幾十一 坐削戶十一 坐迂官十一

前集三

五

門生殆褊以下係門生 陸氏庄荒四十一

玉筍班四十一 馮鳳集前四十一 桃李在門四十一 報門生書四十一

不稱門生四十一 門生往奠四十一 同升諸公以下係座生門生同列 四十一

門生每避四十二 置屏分隔四十二 不及門生四十二 門生繼踵四十二

恥與同列四十二 善事主司四十二 獨有一夫以下係故使 四十二

故吏炎涼四十二 故吏先達四十二 輒避故吏四十二 故吏戒即君四十二

故吏同列四十三 故吏有聲四十三 特抑故吏四十三 故吏奔喪四十三

門生迎父四十三 兩重門生四十三 同入翰林四十三 同知貢奉四十三

同榜送行四十三 更求他師四十三 座主設燕四十三 託孤明生四十三

同為門生四十四 貴猶稱門生四十四 名流入幕四十四 特為設榻四十四 同登南樓四十四

僚屬

又見辭舉門四十四 戒其標蒲四十五 泛綠依紅四十五 風動帳開四十五

手板柱願四十五 值雨入車四十五 似是馬曹四十五 為是司馬四十五

為腹心寄四十五 暮容神遊四十五 委以子孫四十五 醉登其牀四十五

稱小朝廷四十五 僧相賓僚四十五 豈池中物四十五 力辯是非四十五

遣賜厨傳四十五 遺賜厨傳四十五 遺賜厨傳四十五 遺賜厨傳四十五

詩話因詩論選

願受一廬四十六 避堂含蓋四十六 特為設榻四十六

寓公附 屢氓古今事實 置難一本四十六 薦其行義四十六 訪隱者居四十六

詩話無撓公私四十六 卷之二十九

同官

同官為僚四十七 同官分謗四十七

同列相和附 同列相軋古今事實 年輩相遠四十七 狷介寡合四十七

周召不疑以下係同列相和 四十七 廉蘭相避四十七 寇賈極歡四十七

同列代貶四十七 李郭相勉四十七 如推車子四十七 三將協心四十七

同列平心四十七 未嘗同坐以下係同列相軋 四十八 同列相軋四十八 同列怨望四十八

不得共坐四十八 不與同列四十八 同列相輕四十八 此棄彼取四十八

老韓同傳四十八 怨位居下四十八 同列兩罷四十八 何功居上四十八

中書喧競四十八 恥同新進四十八 同列相仇四十八

同龍虎榜四十九 昌黎同年四十九 會期集院四十九 不赴曲江四十九

同年有情四十九 長星相望四十九 待年家子四十九 同年遠嫌四十九

女婿同年五十 榜中得人五十 同年二季五十

同年古今事實

詩話 與分稠登 同年無恩 同年俱貴 同年貸錢 同年相悅
相遇贈詩 同年俱少 會飲樞策 窮達不同

聘召古今事實 耕幸三聘 舍人趣裝 安車以迎 身勸之駕
蒲輪以召 縣次續食 朝奏暮召 召見宣室 召見宣室
恨不同時 往來胥屈 今召君笑 一封軺車 相見何晚
追鋒車 使者四輩 以銀為信 召見金盞

朝謁附 寘古今事實 羣后四朝 後至者戮 氏羗來享 早而假寐 宋朝禮簡
來朝不禮 夜召草麻 夜召訪問 視朝有常 介圭入覲 無與其語

休役古今事實 五日洗沐 休沐不出 有罪長告 五日一急
賜告不歸 休日治事

詩話 昭儀引坐

薦舉 附 舉維舉親自薦舉良棄舉代 古今事實

無言幾失 奉七十家

薦六十家 奉尔所知 非此人不可 有味其言
薦經李 吾欲除吏 薦卷下士 奉皆名士
不容私謝 不如一鶚 奉皆當身 奉處士
薦恐人知 拔十得五 薦多卿相 不進不休
一字拔人 山公密啓 以母言薦 兄弟並奉
桃李在門 藥笥中物 被薦不知 表薦布衣
除吏八有 爭令出前 古靈薦賢 一薦四人
三人交薦 奇寶橫道 殿直薦賢 薦二其官
夾袋冊 薦不示恩 寧受百欺 未用復薦 我薦彼攻
恩戒已出 薦程伊川 上當求下 薦歐陽公 薦張橫渠
不受籠絡 薦張密茶 力過勢要 亦不果薦 不識其面
薦張密茶 初奚奉辭 鮮狐 鮮狐奉 荆伯柳

舅犯李虛子羔 五十八

柳突李于以下係李親 五十八

幸貫之文素 五十八

李其表弟 五十九

冷曜之金 五十九

張敞上書 五十九

鍾皓舉代 五十九

丙士呂舉代 五十九

近水向陽 六十

不願其薦 六十

蕭何薦曹參 五十八

謝安薦兄子 五十八

曹侍中薦子 五十八

伊尹干湯以下係自薦 五十九

方朔自譽 五十九

獻文不報 五十九

管仲舉代 五十九

羊祜舉代 六十

因詩論薦 六十

蔣欽薦徐盛 五十八

仁傑薦子 五十八

文穆薦姪 五十九

郭隗自薦 五十九

漢士自薦 五十九

呂蒙舉代 五十九

蕭何舉代 五十九

王旦舉代 六十

薦而大用 六十

詩話

辭舉古今事實

謹簡乃僚 六十

自辟其屬 六十

辟而不用 六十

為親而喜 六十

下軍連辟 六十一

表留幕府 六十一

投傳而去 六十一

屈數句客 六十一

使主留後 六十一

法不敢移 六十一

幕府得人 六十一

書局辟官 六十一

客可為師 六十一

幕府名士 六十一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三目錄終

新編古今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二十一

建安 祝 穆 和 父 編集

知建陽縣南海 鄒可張 訂刻

○帝系部

○宮嬪

又見美女宮班部 群書要語六宮鄭注前十宮後十宮也五者后一

宮三婦人一宮九嬪二宮三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三十人

周禮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粒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內宰漢因秦制正

嫡曰皇后其餘內職有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加婕

妤嫺娥容華克衣元帝加昭儀又有五宮順常無涓共和娛靈寶林良使夜

者之小職 漢外戚傳 光武中興並省前制正嫡之外唯立貴人美人綵女之

號 范曄後漢書 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貴嬪取

媛修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 魏志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鄒陽書

將聽鷓鴣之詩豈恨魚貫之序 元稹制

詩句拊心 邦笑西子 蠶掩鼻誰憂鄭姬謗 長孫 事遠豈能慙 沼鵲 兼剪方見 泣前魚

古今事實 能諫好獵 楚莊王夫人樊姬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

肉 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 列女傳 號如夫人 齊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



人傳不齊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遊車奔姬隨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今上直無駟非敢受命列女傳
能以死諫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勾踐女也昭王謀遊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王身請移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天哉君之德妾請從王死矣妾聞信不負其心遂自殺列女傳
釣棄前魚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西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褻愛而越臣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掩鼻進講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哀知王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哀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哀既知王以為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哀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以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刺之
進西施女勾踐索美女獻吳王得諸既置新女且先君禮於土城土山邊有石見西施浣紗石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生知音善歌舞每為新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帶太息曰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娥麗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不可見願以王及兄弟為託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棄我尚肯追思閑錄其兄弟哉夫人卒上憐愍之畫其形於甘泉宮上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幄陳酒肉而念上居帷帳遙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何姍姍其來遲冷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昭君王嬙字昭君王穰女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昭君配之號寧胡閼氏說元帝后宮人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金少者不減五萬金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及匈奴入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疎勤左右天子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案其事有畫工毛延壽為人形老心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雉竟並工犬馬象勢人形不逮延壽杜陵楊望樊青尤工布色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漢人吟昭君遠嫁為作歌詩後昭君服毒死文圖孫

之胡中胡地白草而此草獨青故曰青塚焉煖當能見龍門老温系鄉馮萬
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
疾不能近婦人主有孕恐乃稱疾居王宮一產一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
曰合德遂具姓趙氏宜主聰慧善行氣術長而織細卒止翹然謂之飛燕令
德曹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皆絕色也樊嬃進言合德容貌帝召入宮合德
新浴膏丸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櫛米粧
左右噴噴嗟賞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効武帝求曰雲卿
也宣帝時披香傅士倬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
也滅火必矣飛燕輕成帝微行過河陽王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入宮大
幸有女弟後召入俱為婕妤欲立飛燕為皇后陳夫人劉輔上言里語曰
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書奏收繫獄後論為鬼薪成帝步太液
池起瀛洲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著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
乎仙乎去故而新帝冷左右持其裾父之風止裙為之皺后曰帝恩我使仙
去不得他日官妹或裝裙而號號留仙裙外傳不肯同輦成帝初即位班
婕妤選入後宮成帝遊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
之君皆有各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于上焉乎

而止絳紗晉武胡貴嬪名芳鎮軍胡奮女也帝多聞良家子以女內職
自擇美者以絳紗較管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管芳曰死
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尔而答進退方雅始有專房之
寵帝嘗與標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距諸
葛非將種而何帝慙官中羊車晉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
千自此掖庭殆程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其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
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搏丸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選女尚書魏明帝耽
于內寵婦官秩名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洒掃者凡數千人選女
于知書可社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外奏事處當畫可景龍四魏文
帝宮人有最所寵者曰莫嬋薛夜來請尚衣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
乃製輝鬢縹緗如蟬翼功笑以如錦絲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
衣裳一時冠絕古今注聞鐘聲起粧飾南史徐妃以元
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草起粧飾南史徐妃以元
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女作閉眉楊貴妃寵幸時諺曰男不封
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外傳姊妹皆貴楊妃小字玉環明皇幸温泉楊
妃諸姊妹皆貴從幸望劍閣每籍籍道旁大姊封韓國夫人二姊封秦國夫人

八姊封魏國夫人

女色召亂 玄宗自天寶後內嬖楊貴妃傾動天下及祿山叛

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死兵不得解帝使力士問故答

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貴妃訣引去縊樹下又見韞明

詩話賦讀有魏泰之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向矣世所稱者劉白劉禹錫云官

軍誅後幸天子捨姦姬曰樂天詩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展轉蛾眉馬前死此乃

歌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辭蓋亦失事君之體老杜則不

然北征詩曰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茲臣竟殖醜同惡隨蕩折不聞夏商衰

中自誅褒姒乃明皇監夏商之時畏天悔禍賜死子死官軍何預焉坡云杜北

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林色爭高可貴也

山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雙之號花容夫人劫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

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宮中那得知十

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總救萬耳

○皇太子 辭書要語王與皇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序卦震為長子說卦一有元良

萬國以正又王世子天子之元子注儲君副主郊特牲皇太子乘青蓋車後與

服志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晉天文志正躅毓德於少陽注育德於東

宮東宮少陽也 顏延年曲水詩註春秋之義立嫡以長 魏崔瑗書五帝宮天

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夏殷之王

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韓詩外傳主也春宮 韓集貳

躅宸極守器宗祧 沈約表詩句鶴駕通宵鳳輦備鷄鳴問寢 卷樓曉社

古今事實 朝觀謳歌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觀獄訟

者少之益而之啓曰吾君子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

子 兄弟交遜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讓叔

齊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 兄遜其弟 周古公有

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

瑞大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以讓季歷 閔安侍

膳 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之外問內侍曰今日

安否何如 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察節則內侍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

不能正履 王季復膳然後復初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

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文王 世子 正人國

成王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悅淫

艷耳不聞優矣居不近庸邪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

奪已成之性 元稹書 鶴駕周靈王太子晉七月七日乘白鶴駐山巔謝時人

而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祭曰鶴禁刻向列仙傳 **富室者**立楚基王無

家嫡有鬼子五人無嫡止焉乃有大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曰當望而拜埋登於太室之庭再拜皆壓紐者神所立也既乃與邑姬密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踰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哲皆遠之乎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闕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昭十三 **撫軍臨國**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皇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社社稷之案然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亦有行則守有守則從上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畜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左閱 **廢立侯命**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聩公慶而國人立蒯聩之子輒於是

晉納蒯聩而輒拒之先衛蒯聩得罪於父而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蛇子靈公死衛人立輒而拒蒯聩是輒之立非有靈公之命安得利其位而拒之胡管見 **治亂所關**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見定扶蘇胡多立自使城祀叔孫通傳 **四皓調護**高祖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年里先生綺申季夏黃公從太子皆八十餘鬚眉皓白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煩公等卒謂

太子不當將兵漢張良傳黥布友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良本招四人者

謂建威侯曰澤曰太子將兵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景將也今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斟狼皆不肯為用無功必矣 **建**文帝元年有司請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今縱不能博求天下

賢聖而擅天下而曰豫定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子啓最長請建以為太子提殺太子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太子引基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朝以智術見錯拜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令曰智囊受詔立勿武帝時寵姬趙婕妤有男上心欲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群

臣唯霍光可屬杜稷上迺使黃門畫書畫周公輔成生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光泣問曰如有不誰誰誰嗣者上曰君未諭前書意耳立太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昭帝崩霍光奏議曰武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

養視至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奏可 **使通賓客**武帝年二十九得太子甚喜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及冠就官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納史良娣產子男

廷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元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官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急具白皇后發中庭車載射士出武庫兵斬充以狗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

亂言太子及吏捕圍太子太子自經與孫二人皆遇害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遂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
下開而悉之生於甲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如淳曰甲觀觀各畫堂
堂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亂我制度
文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仁柔好儒見宣帝以刑各繩下云云帝曰漢家自有制度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不絕馳道成帝為太子初居桂宮上
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
邊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云太子得絕馳道困門樓上有銅龍作
歌四章漢明帝作太子樂人以歌四章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
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古今注**坐擅者針**晉惠懷太子傳舍人杜錫每
以忠規勸太子太子怒使人以針着錫所坐氈中而刺之要當晉武帝
娶楊后生惠帝初為太子謀昏久不決上欲娶衛護女楊后欲娶賈充女充
妻郭酷妬夙著上曰衛公女不可賈公女不可衛家女賢而多子端正而長賈
女家種妬而少子醜惡而黑短郭氏使輸物楊后遂納賈妃後亂晉國史
去邪高邢峙為博士授太子經厨人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
不正之名非殺下所食心史**兄弟相屠**唐太宗功高高祖愛許以為太子太

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九年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
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懼乃以太宗為皇太子雙陸不勝唐武后欲以武三
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狄仁傑曰臣觀天下未厭唐德云云今欲繼統非履陸
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憂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
其以微陛下乎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王於房州狄傳**官備**紹興壬
子詔知太宗正事安定郡正令時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
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癯迺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
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迺冷二人又手並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就之
曰猫遇然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令癯而遣肥者癯乃
阜陵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温州都監揮塵錄**請建太**仁宗明宰相韓琦等
與同列奏事帝供殿讀司馬光呂誨二章未及有所啓上曰朕有此意多時
矣但未得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真聖
擇上曰宮中養子二人小者不惠大者可也明日奏事又啓之上曰矣無疑
也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至和未上得疾文彦
博等勸上早立嗣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范鎮司馬光言尤激切包拯為御史
中丞又力言之上卒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頗息一日琦取札光傳懷之以

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王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司馬又面奏曰書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遂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自禁中傳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唯唯長編

○帝系部

○皇子公主皇孫附 群書要語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詩假樂金枝

王業璇源並六帖王孫公子不饒自雕非鸞則鳳分枝若木疏泚天潢魏王固表

古今事實 鍾愛少子 漢梁孝王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入言 躡儀於天子府庫金錢且至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光武建武十五年吳漢 上書請封皇子詔群臣議奏曰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宜定位號以廣藩輔制曰可 後成德器 唐太宗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褚遂良諫曰今州縣宰牧 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并四方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 留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地臨州然後遣播傳分册唐高宗上元

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脯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上西 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尚少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今分前施相令 視非所以勸敦睦也上遽止之平人檢束交主官胡善姚坦好直諫王每有 過失坦必規正宮中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太宗曰使視之逾月不 瘳上其憂召王乳母問王疾增損乳母曰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不 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善士輔佐王為善事人至不許用規 諫而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王年少未知出此此必爾輩 為之謀耳因命捧至後園杖之數十石坦慰諷之聖政錄 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中丞而被推搡上曰朝廷 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群臣當糾問汝為開封尹豈可不舉劾乎罰之諸侯 諸侯以下係公主 周召南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厚奉遣之 苦北邊上問婁敬曰陛下誠能以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 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豈曾聞外孫敢與天父抗禮哉昭平君 昭平君賸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廷尉上請 左右為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丁子死以囑我於是為之垂涕

良父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
奏不以館陶公主為子求即明帝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臣曰即官上
應列宿出幸百里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後漢董宣為洛陽
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駮乘
宜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為畫地人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請奪其國後漢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待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
奪沁水公主園捧破其車後魏高道穆為御史尉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
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捧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王曰高
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親王詳書要語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漢制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
社之上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土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授之歸國以立
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尚書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則各別方色土與之
更立社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土取黃者覆被四方蔡邕集新漢與
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王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
土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晉又封國宋
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初李記周文之嗣分第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

書簡冊者十二王冊雅前稱貽緒訓梓藝方冊澤王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冊廣

王親猶九將位比蘇荆河間周之曲阜元子遺侯漢之平臺恭王蘇交男制王

古今事實寶王武王乃昭德于一姓之邦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

展親書旅笑以脈膳之孔親兄弟之國周王燕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

五十二人焉荀子君道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左傳封建

其弟成王封伯禽於魯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成王成

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王曰孟侯朕其弟前稱成王與叔虞戲削

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請擇曰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史記晉世家

太子相制所謂盤石之固本紀作宗字非劉不王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

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

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侯犯色預知反相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

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

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孝文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

之吳王死望稱疾不朝景帝三年吳王濞等七國舉兵反遣亞夫灌嬰發兵

擊之史記設醴敬賢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

飲

酒元王每置酒常為親生設醴及王即位常設後忘設焉楊生退曰酒醴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鉞我於市遂謝病去舞袖小舉長沙定主傳注應劭曰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無定主但張衣小舉左右笑其批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馬不得于政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吳主五子傳

富別親陳唐高祖武德間務廣宗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后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卽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先帝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膠東王傳

○**宗子**群書要語周以宗強史天揖同姓秋官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叙傳本宗維翰宗子維城板詩本支百世又王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曲禮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扶杜綿上葛轟在河之滸注葛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畏其子孫詩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杜牧書

詩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杜哀王孫

古今事蹟 趾信厚麟之趾閔睚之應也閔睚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者衰世之公子謂射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趾振上公子于嗟麟兮

高先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君若辱既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左文昭武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注自祖以下一昭一穆左文昭武康叔文之

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莊子死陰未報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文七以忠而死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三族屈原入則與王會議國事以出死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待沉而死

死致方術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其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來獻雅樂石見其泉宮帝謂之千里駒以宗正與之贊曰夫惟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石見其泉宮帝謂之千里駒以宗正與之贊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群封事劉向傳云吾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遂上封事

極諫以忠被譖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
行擢為散騎宗正為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望之免官
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書藜杖授向五行洪範云我是太乙之精
天帝聞邪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出懷中玉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拾遺
記卷八人光武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親之名至或
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朱浮傳
平王蒼武帝詔曰者問蒼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宗即位朝廷每
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采心以對皆見納用下山大山劉安招隱士詩序招
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
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選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
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詩曰桂樹聚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兮
枝相樛後筆成詩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十萬言
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債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
面試奈何債人時鄴建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
立成續廣韻詩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
中召見金鑿賀知章言李白於玄宗召見金鑿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

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召入為樂章而白已醉左
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天子同與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
善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是為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鏐也神宗後即位
令鏐進士及第為宗室登科第一
○外戚群書要語瑣瑣姻婭則無無仕節南山有貴戚之卿孟子軒冕王官
周詩史之繁漢婚姻帝室比姜媼之宜周燕集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湫
宅閉門不有椒房之執同上
古今事實卷八母家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也戊于母家尹結禮
法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有禮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申伯猶商既入于謝徒御輝輝周
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作亂被誅上將軍呂祿相
國呂產頗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北軍不得入紀通迺令持節矯內勃北
軍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皆左祖勃遂入北軍
逐產殺之不以相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嘉為丞相木傳為相傲元武帝即位田蚡以肺腑為

皇后称椒房
見卷二皇后
部詳

相權移主上堂易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
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
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霍光受遺詔輔昭帝昭帝崩迎
立宣帝是時光子禹及兄孫雲昆弟諸甥外孫皆奉朝請後因藥殺許后霍氏連
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甥外孫皆奉朝請後因藥殺許后霍氏連
坐誅滅者數千家同日五侯元后王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凡十侯五大
司馬外戚莫盛焉成帝立尊為太后以王鳳為太司馬太將軍領尚書事王
氏之與自鳳始河平二年王鳳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五人同日封其日黃露
四塞餘制外戚光武閱傷前代權臣大盛外戚與政后族陰郭之家不過尤
卿親屬榮位不絕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東觀漢記趙婕妤馬援女立為顯
宗皇后永平間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四侯
永平中為外戚樊氏陰氏郭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學以非列侯故
曰水侯后不元明德馬皇后顯宗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元防參置業事
章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復異又不錄其勤勞母乃過乎太
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和熹鄧后和帝后也
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騰終帝世不過虎賁郎明

德馬后云前過躍龍門上見郊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女綠
構領袖正白視御者不及遠矣其車服女執者更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婦
勸家隋文帝外家呂氏甚微求訪不知所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
呂求者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勤儉知是貴家而貴之西為帝公竇氏自
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者十人竇威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
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
齊我耶閔東人與崔盧氏皆猶自於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二十三

人道部

○師書要語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
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一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
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
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學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學記人其父
生而師教之曲禮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語二當仁不讓於師十五九講
問席間函丈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禮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
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老子魯昭公曰子既生不克於水火母之罪也成

論集三

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穀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夫子馬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子張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揚子一卷之書必拉之師，同上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李行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尚書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韓

古今事實百世之師。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問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也。蓋心而老。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家語遠來求師。王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跳，而不敢息。今吾觀子，其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注曰：言不惜物也。束脩為禮。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假館受業。曹文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告子不忘其師。趙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善，不失其友。注：隨會也。諫則言聞之於師。從師在業。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押闔之術，十有二章。

復受轉丸結篋二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溫言酒食坐席交，往貨財之禮耳。秦也儀也。乃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以至以全真之道。相次受業。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次，次相授業。學士皆師尊之。從居授學。鉅鹿侯邑常從楊雄居，受其太玄法言。前地。張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禮待不。安昌侯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燈熒、多智、海、侯、禹、常、貢。師且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絲竹，鏘鏘極樂。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兩人聞知，各自得也。易。東。命何受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問人曰：易已東矣。謝玄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本傳。下。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勲也。東家也。原欲遠游學，詣長安，孫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答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窮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也。

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師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所問非一師擔囊負笈其商故朝人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晉師表穎川荀淑至其陽遇黃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吐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晉書得粟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拾遺記賈逵知學李固邵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賢墳籍為世太儒每到太學客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晉書面賈瓊曰夫子文中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先逸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中門人遺贈王福時雜錄先君門人在廊廟魏徵曰人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夕中子謂徵及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重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晉書師前試宜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李德裕集不教重師韓愈答孟簡書籍是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教去否師道不尊唐書表徵以學者薄

師道不如聲樂賤士能尊其師乃若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逆程師授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伊川先生頤字正叔少侍父珣通守南安軍時濂溪先生周敦頤茂叔為理曹掾相從講學遂能紹千載不傳之秘止來學者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莫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伊川先生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年十八以功名自許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吾道南矣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吾道南矣呂希哲字源明與伊川鄰登舟以師禮事先生而四方從遊者日益眾吾道南矣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盍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三尺浩陰記善錄體用之學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弟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為多後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而不可變者其

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學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賦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瓊尤病其失遂明舉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李薦書

隨齋而教客有詰胡真之為國子先生日菑禹有大商遺其子來就學其子係石所齋千金染病甚瘡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且其故曰是宜先做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供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與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讓昔悔躬勉事業其人亦類欽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李薦書以子妻之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京兆韋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之遊學博通經籍向奇融才以女妻之

晉編美又昌黎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厚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遺失文集序

服喪廬墓以下係為

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九六年然後去史記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家語孟子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柩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檀弓注曰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子無服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

詩話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於福湘聞歐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楠與櫟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儀儀牽諸學子會于首善堂各樂雅歌詩之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奏琴瑟之聲徹于外

朋之龜益卦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易係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易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曲禮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其如醴表記相觀以善謂之摩學記子夏曰離群索居亦已久矣

檀弓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李記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儒行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

名並記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又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下及鳥鳴嚶止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伐木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曲禮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語朋友數斯疏矣朋友切切偲偲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跪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並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家語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與處焉家語交遊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際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後漢王吉傳詩句相識雖新有故情白集欲迎先倒屣並坐便傾樽劉賓客近世交道喪青松顏色孟郊途窮見交態杜

定交一見如舊秀玄微傳

輕交易絕君子所耻表記比之匪人比其母友不如已者語君子先擇

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文中子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文中子懷道守義非其人交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孟子詩句四坐無凡賓李白審友門庭無雜賓孟浩然

古今事實孔子四友孔子曰文主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

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以兄事友夫子於鄭其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李翱書雖不見子與與子桑文林兩十日于與與

飯而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與曰

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弗可得見也莊子黃帝於心子桑

尸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子桑尸死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子貢曰彼何人者耶脩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莊子人而能敬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淮南結為死友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主賢往尋夢道遇雨雪計不俱全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列士傳惡為藥石臧武仲臧孫紇也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傳

之惡子而表如是李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李孫之愛我疾死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同師之友申屠嘉儿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莊子德克符鄭崇第立與傅喜同門相友善西漢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立同門相友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也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敏便於夢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而忘義也魏其淮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驩無厭恨相見晚也如平馬援見公孫述以為舊握手歡如平生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聽命鄉里為之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為忘年友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為忘年友鄭當特年少其折交者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者忘年之契王成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許其書至朱暉與同縣張堪為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有往候視厚賑給之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結綬彈冠王吉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又蕭育與朱博為友者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

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何遜曹脩父南都劉損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元與談必久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宴暮不食晝即至真夜徹旦如期而至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為友邵字元伯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遇賊不避荀巨伯遠者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車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同年友善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其之好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孤有摠角之好骨肉之分見傳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折節不與較普後拜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瑜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江表傳同輿連營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若金蘭山濤與阮籍相親皆工四言善金蘭千里命駕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從之小人共載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侃讀之暉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

也本傳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壺街杯酒而已請衛珍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為辭又朋魏元同與裴炎縮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為耐久朋容洽景皇見同年問見其所與李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韓答李師錫書僕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糧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策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箱至長社二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遣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邵氏錄更為傳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一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一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一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又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墓誌又三傳人言王五正公在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

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左右天子却我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公與二三子深相交託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范正文作王元之畫像見補實門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子華子定交杵臼後漢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其姑賃春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西文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又趙典閉門却掃非德不交續漢書友勝已者商也好友不勝已者家語非德不交趙典閉門却掃非德不交漢書師交李膺性簡尤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續漢書則親盧士幹魏志郭泰傳適陳留則友符儁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師交劉也不與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女子共語海錄不交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心頃提其遺文却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自而此諸
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魏王粲傳文帝與吳質書 **孟酒** **紹德** **和康** 絕交書云
今但欲守陋巷卷子孫時時與親舊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
志願畢矣 **答終** **南陽** 程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潯陽庾太
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程秉志弘堅其後周請程上不與語 **程**
何晏遷待中主選曹循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迎友之喪** 范雲好節尚奇專赴
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駸善駸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
營歛 **答**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有許不推先之屬戒
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暴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又矣豈
可下且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丞義宣事敗係獄晏請峻求相申救
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令人多有以故舊待宜以此為戒 **楊公筆錄**
裴 溫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弟
彥將又與愍楚弟遊泰典校秘閣一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李業
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為盛 **唐書** **裴** 公本生平故人雖羈縻必
均禮 **不私故人** 裴增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增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
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官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增則不可

詩話 **劉** 元微之為御史驍獄梓潼時日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遊思
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聊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
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
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涼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
道不其至歟 **費** 不 **相**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
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詩
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慙慙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詩
書請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
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鴛鴦難追德輿才莫
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侍 **詩話**
市 書要語將恐將懼惟子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子 **市** 有交際曰
以奴顏婢膝為曉解岳峙獨立為溢公 **抱朴子** 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
親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表** 記 **魯** 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 **戒** 子拾遺
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而飛身名已遂 **張** 九齡書朋而
不心而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揚** 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同上以勢交
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文中子**

古今事實

馮驩市喻

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君獨

不見夫朝廷市者乎明道側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

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我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怒乎霍公書門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空先

是下邳霍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

崔公大罵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鄭公失勢則去前漢寶鼎失勢諸公引去惟灌夫獨在故二人相為引重

初附錄王荆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既得位遂拔荆公開見錄謂詞賦

警曾布以翰林李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

多斥詞制將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迫同賤

耳於公無益也遂龜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得知之曾曰

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晏受宋之才雅欲且夕

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塔宴乃宋出妓飲酒賦

詩且方罷豈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菅產以殖私多後笑而

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亦駭嘆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

較耶許亦憮然而去東軒筆錄

○息交群書要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樂毅書

去來考請息交以絕游謝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詩休小廢則朋友缺矣

詩句故交不過門青草日上且李白

古今事實絕交論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亦矯時而作注穆與劉伯

宗書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衰絰秦入豐寺及我為待書御

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及因計吏以謂足下相與

豈丞掾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謂為榮乎咄劉伯宗於此二義道何其薄

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繫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饜

饜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嗉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與德鳳之所趣與

子異域末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父戒其子王莽王都二人素

相友善莽父曰恐非子之福後遂不終世說閉門却掃敬通見抵罷歸置閉

門却掃塞門不仕江文通恨賦

○父執先友群書要語父黨無容禮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

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曲禮丈人吾父之

友崔南南穆成四子講藝記

詩句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杜

古今事實 父黨 晉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師敘傳列

孝 年十四父給掌制詔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昉范縝等聞其名命駕

造焉宋本傳 友不吝拜 馮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

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塔貴重公卿莫不拜之大人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

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友候問 陳蕃少時閑居一室庭宇無穢父

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

天下安事一室乎 對子之友 國何我談 晉年 晉 往身復益 以下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

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坦死時屬我貧困住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餘若主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

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

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楚主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

錐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孫叔敖

封之寢丘 立無其子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

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春秋外傳

王郁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醜也而送以

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

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

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孔叢子 宋暉同

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

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

其困危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 收養其子 處士樂

英有隣人子止英家每醉吟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

收養之 罪不及子 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

嵇紹賢侔卻缺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即也乃起家為

丞 孤不孤 晉山濤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

不自振西華冬月着被練裙道逢劉孝標泣狀於之曰我當為卿作論乃著

廣絕交論談其舊友劉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陳祐年二

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耻奈

何先君 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檉祿既長魏

公聞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儒教育之如子勉所為或過舉公掛師曹
像哭之朴亦死聞見錄 **像哭** 兵卒初與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
師奎使長子主喪事周卹其家嫁一女焉墓誌 **魏公留守北京**
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
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
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以父之公着道
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小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聞見錄

東階客就西階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文同上尊客之前不
狗曲禮賓有禮主則擇之隱七我有嘉賓鹿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
吉需魚川冰而鳥雲飛樂是賓主相得也韓文地主歸饋 哀十一
館賓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禮賓至如歸毋寧留患襄三十

古今事實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行之為微行散衣間步之即見須賈
倍三十 **范雎** 范雎為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故不出何也門下
賈驚問曰秦相張君公聞之乎范雎曰主人翁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
翁范雎為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故不出何也門下

曰乃吾相張君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 **食客之衆**孟嘗君田文在薛食客
嘗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人皆以為親也史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
食魚下客食菜列女傳 **鷄鳴狗盜**秦昭王囚于壘君欲殺之客下坐有能為

狗盜者夜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
出即馳去交姓名夜半出函關閉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
下坐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棹歸 **毛遂** 毛遂自贊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趙
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有勇力文武者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
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曰臣得知錐之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行左手持盤

血右手招十九人曰相與飲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客**
皆堪 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璆瑁簪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奪
楚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
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史記 **食客三千**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

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賓不敢加兵謀魏 **馮驩** 馮驩聞孟嘗君好
客躡躡而見之置傳舍十日門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其貧猶有一劍
耳又削茅之類可為繩綆把劍之處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食無魚孟
嘗君迂之幸舍食有魚矣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兮出無車迂之代舍出

入乘輿車矣又彈劍而歌曰長歎歸來兮無以為家蓋嘗君不悅下客
李斯上秦王書曰臣聞吏議逐客切以為過矣昔穆公取由余於成東得百
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
之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得范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
秦哉今逐客以資敵國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開館延賢
公孫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
食俸祿皆給之其後蔡李為相客館立墟而已寧逢惡宿見故人
馬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
繼出至明且常恐不備翟公書門見市文門且留東閣薛宣為丞相朱雲往
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
吏耶雲傳**倒屣出迎**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略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
填巷賓客盈坐聞蔡在門倒屣迎之後漢**坐客滿**北海孔融性寬容好士
及退閑暇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盛
待客崔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勅妻子曰
吾井曰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后勿過以菜只無
為諸子所嗤也華喬書**賓主相忘**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獨拜牀下德公初

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
黍徐元直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
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無主客禮許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
無主客之礼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聞此語謂汜曰今
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魏志**設薄主人**李暉
出為荆州刺史往解司馬懿上陽為昏謬亂其群因欲自九設薄主人生在別曹
人謝安弱冠詣王濛上曰此客骨上為來逼人有此客不謝安造桓溫上甚
喜言平生歡笑竟有既出温問左右頗覺見我有此客不不妄通賓表紹君
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見英雄傳**見薄不耻**步騭避難江東與
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佳產名矯郡之豪族俱其見侵乃共修刺
刺瓜以獻旌旌作食身享天榮敬膳重客設席置地坐騭征於牖外以小盤
飯與之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取致飽乃出旌怒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
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耻歐粗不耻宗慈任氣好武不為鄉由
所知鄉人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必方丈而為慈設粟米菜蔬謂客曰宗軍
人貫戰粗食慈致飽而退他日為豫州刺史業為慈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

事為嫵媚遠賓客唐蕭亮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為汚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洛源豐自放山野優游窮年欲授子經以下孫寶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儲時不能不賓謝方明為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長瑜當令仲宣而館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諸生嚴君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集先生名千之伯強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正獻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中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集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公嘗言人生內無嚴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家傳館於府第但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廟廊人也公先嘗有謙退乘小駒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師客也簡蕭公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蕭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聞見錄子博不祝鄭富公

太祝公許之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錄女嫁門室孫貴公素音為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如悍坡嘗以詩戲之狎遊縱飲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開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公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復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伯宅編館賓教志蔡京晚歲漸資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大師錮鑄中其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竊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翥字柔直者抱負不苟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采前曰汝曹曾多走乎諸生曰某非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

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朱子語錄
古今文集東道主人秦晉周鄭其人謂秦秦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
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
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備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郡為
北道主人又光武至劉惔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弇弇曰
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
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容齋隨筆
詩詠客來宿唐李適之在相位每遇朝客諸諫議詩曾不避秦林甫之害嘗
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待如何及是相又為詩曰
避權仍厭相樂聖巨頭不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寬之
贈以女奴以下係前集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婿家公知作種
詩以警之曰慙慙洗濯加培埴莫遣狂枝亂出牆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
也憐高第長為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瑣集山谷戲答
史應之云歲晚亦無鷄可割有蛙前鱸薦松醪以應之世傳韓魏公人為童子
師故云尔前輩嘗有詩曰來朝為送先生飯一夜溪溪捉鱸魚館賓為守趙
平叔客漣水軍郡守召置門下數年平叔以館職守漣水後守以所居為約隱

堂石曼卿有詩云能飛清霄逢何暮龍醉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詩
然惟在立談間館賓遺王奇漢謀有聲揚屋為李文定客文定惠乃章聖
臨莫見屏間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
稱旨特許赴殿試謝詩曰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二十五

仕進部

○**校文主司**群書要語卷明選公韓文手持文柄高眠寰海士惠經術
之不明毋患有司之不公進學解當道者入皆良有司韓文肯與斗筭者决
得失之一夫之目而為之憂哉韓文
詩句一日聲名遍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劉賓客賀王魏公欲知君得人失者
亦稱善坡

古今事考辯戰場文李華作平古戰場文為故書它日與蕭穎士讀之稱
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賦曰李程貞
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揚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
題曰德動天監祥開日華於陵賢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豈白無名於陵
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謁主文主文嘆賞不色於

陵曰當今文場中若存此賦侍郎已真賢矣此乃李程所作取程所納對
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權為狀元賦阿房宮吳武陵為太宗博士太
和初禮部侍郎崔顥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顥曰君
方為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楷為賦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
宮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條暢坐客大驚武陵謂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
人處之顥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郎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且以賦見還顥曰
如教牧果異等黜去浮艷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且知其文策全下李朝不知所以
張昌齡王公瑾並有後才聲振京邑而師且考其文策全下李朝不知所以
及奏等第太宗恠無其處等名因召師且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華然體性
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
名言後並如其言王司權輕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主後秀科昂性剛急
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悉黜之既而昂外舅為李權於
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權曰命文不減已聞命矣執事詩云
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爾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下而洗耳何哉昂訴
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大唐遺事重司圖王文正
公疑與絳州時司空圖侍郎方應奉負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閣史

遷中司空秀出郭門後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瓊瑤知之謂其意欲
之及知李且司空建列第十四人登科同年誦其姓名其暗所圖太遠有圖
薄者號為司空圖瓊瑤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宴言於眾曰某叨奉
文柄今年榜枯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名益振後為御史分司備
相盧公携酒訪之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
窮其為名德所重如此北窓瑣言魏掌論誥孫逖為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
年多得俊才初年杜鴻漸至宰相頗負名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
登士第趙謂人曰此三人堪掌論誥懷金請囑韋執誼從祖兄夏鳳為吏部
侍郎執誼為翰林李士受財為人求利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
卿復執誼神引却而去實錄我輩亦類昌平間劉蕡對策詆宦官考官馮
道深劉蕡策數條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揚論蕡然李師曰劉蕡下策我
輩亦第能無厚頰黃由是不得仕于朝陸氏一莊崔群知客歸其妻勸令求
文柄約其子請札不令就試加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答
蘇軾私其鄉人楊大年為翰林李士受財為人求利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
或云李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則曰不休

年果知貢奉九程文之用不休哉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亦半有不以為
意而不用者聞見後錄 **歐變文體**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李第士人
險怪之語李者翁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
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 一奉人論曰天地間萬
物皆聖人發公曰劉幾也戲讀之曰秀才刺試官刷盡以大朱筆橫抹之曰
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紅絳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
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
主上收精藏明於晷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穆也是時
試美姦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
誅公大稱賞權為第士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於
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為積近
於李改為緼人莫不以公為知言○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
乃劉輝也筆談 **取落韻** 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邊皆有
名場屋禮部奏各省不與取其文規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遜於師以師
為衆特令就御試主自議落韻者失於不詳當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許遂
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考官失察** 建炎初戎務擾攘適當對未

暇臨軒禮部進士姑舍有同試策一道不經御覽潭州何烈不知所因只依
常式於卷子內稱臣聞及聖問渾渙為考官坐不奉覓除權權奉相謝表曰
謂子路使門人為臣雖誠惇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 **段**
史館必辭固李李于黜落甚眾群言沸揚懷斃以伺其出必知潛由他途投
史館宿數日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必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
及怨主言然固須防避又問曰何官職騷導雄偉都人欲避左右奏曰惟臺
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筆之患各臣遺事 **李** **世傳** 歐公
掌貢闈李于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陽湯悅揚鸞問答
見鄭文寶江表誌
詩話 **號傳衣鉢** 據言云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往謝主司有
與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故范質舉進士主文和獎愛其文以第十三
人登第謂質曰君之文且冠多士居居十二欲傳老夫衣鉢也質以為美有
戲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邵氏錄** **司公烘** 鄭薰侍郎主
文誤以頽標為頽魯公後取之後非是遂為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太冬烘
錯認頽標作魯公 **不自**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
朱門試院深嘗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為下第者改為五言末

云今日負初心 歲暮記 **同窓窮達** 劉處白昔與裝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庫
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
不知歲月能多少 猶着麻衣待至公 **歐公** 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
階前試官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列坐設位供帳亦盛乃具茶湯至於試
院學究則撤去帝幕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皆黔其吻非固閉之蓋防覆幕
中藏文字供應人傳義耳故歐公詩云焚香答進士撤幕待諸生 **歐公**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
舉九文澁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梅聖俞作
多詩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 **歐公** 士街枚勇下筆春蚕食葉聲
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
榜平時有聲如劉輝輩者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聞然以為主司
惟酬唱不復詳考且言以五星比而待我曹為蚕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
不復作詩經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時
得蘇子瞻為第一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石林詩**
信和盛事 歐公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
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具舉碎梅聖俞為小試官九錄院五十日六人首相

與昌為古律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王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新
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又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
南省皆泰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
難而敏捷皆勅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寫來條制不少放濫余六人者
懼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吏奔走往來間
以滑稽嘲諷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云 **歸田錄**
陳彭年 有親戚為其所黜遂作詩云取他權勢要明主落却親情
實至公 **監試** 馮當世秋試于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將鄂
倅南官試監試當世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黜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荆南倅
誠遷長沙倅當世以詩賀曰常思鵬海隔飛翻得天風送羽翰恩比在出
何以感心同金石欲後難經年究嘆音書絕千里常思道義實每向江陵
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 **蓋江陵縣額試所書也**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
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後與
考始疑待史及回視之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為之三嘆嘗有句云唯
願朱衣一點頭 **侯麟錄**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二十六

仕進部

○**古事**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土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
宮射義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舉禮遜明節義以補厚為先
文為後方今舉士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道陳篇布思
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貢舉唐薛登跪操數十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
以鈞爵位若循次而進亦不失於甲科韓答寶書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
議論時語曰問郎不知用則不錯墨客揮犀

古今事實 **周取士制** 太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地官鄉大夫之
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
各以教其所治以致其德行察其道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
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教寡以禮賓之敬明鄉老及鄉大夫詳
史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同上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曰
選世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
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王制 **漢取士制** 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
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其有
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遺詣丞相府武帝詔曰召吏人

有世之務習聖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至闔郡不薦一人
與中二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議曰不舉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
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漢之射策**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射策
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不使彰顯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
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孔氏雜說 **北齊取士** 北齊選
舉多公後魏之制皇帝出坐於朝堂中檢其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選孟
浪者奪席脫容刀通典 **唐取士制** 唐貢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
法有書有算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
置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著文叙少長而觀焉既饌而
去計偕其不在館學而得者謂之鄉貢武德以來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
衛為棘圍之搜索衣服談詢出入以防假濫焉通典 **唐書** 詳覆長慶三年正
月禮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禮部放榜之後遠近謠傳非便臣請今年進士
其及第者本司考試訖其詩賦先進中書閣下詳覆勅却下本司然後准例
人字放榜從之 **殿試之始** 則天末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陽城殿前
殿試自此始 **糊名之始**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
以定等第 **重進士科** 進士科始隋大中之盛負觀求微之際縉紳雖位極入臣不

進士者不以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以白衣之士即卿相之資也重
之如此並通典不許繼燭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本朝率用白晝
不許繼燭國朝事實舉業陳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乃安德裕作魁日
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東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
數考校五路舉人以地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
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踈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黨錮
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寄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末名過
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日益廣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
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無踰此歲之盛
事始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帝御講武殿覆試御試自此始
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及第
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榜始賜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進士出身自
王世則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顛榜始封彌瞻錄覆考編排皆始於
祥符景德之間隔歲進士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求對歸詣政府王文正公且
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啟官幾日待隔截天
下進士陳惶懼而退秀才變學究王荆公改科舉暮年曰本欲變學究為

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詳義正如學究誦詩
疏耳談義庭議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
賢良求治之意今來庭試乞出自宸衷唯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上臨軒始
以策試進士呂家傳不詳程某公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
年少者往嚴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不詳程某公
川曰或謂科舉事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
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相妨惟患奪志
詩話又手及温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凡八义手而公
韻成多為隣假鋪手且救數人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深譏其長安舉子
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借淨坊廟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
黃舉子忙故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噪夕陽憶得當年
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高談性命山公詩云棘闈深鎖武成宮談天進士
雕虛空熙豐間進士高談性命溺於塵無元祐初其音猶在
○亦元群書要語子大夫衷然為舉首漢制策北斗星魁為首杓為末天文志
昔者處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披
集擢冠倫魁益公集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冠儒科益

東閣郎君之未有汪藻賀秦相

古今事實晁董公孫見制科門謝傳衣鉢詳見主司門唐進士自狀元以下

到主司宅下馬緩行而立欽名紙通呈對拜主司云謝衣鉢據言狀元角勝

太祖朝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趙昌

言髮秃嗣宗歐其幞頭墜地趙前曰臣勝矣上笑以嗣宗為狀元凍水記

聞五年不詔太宗自淳化三年賜進士孫何及第出身後五年不降詔大

狀元章聖即位咸平元年二年皆放進士舉孫僅係暨相繼魁天下皆汝州

人京師間巷之人榮之至於百姓亦以大狀元小狀元呼之嘉祐八年許將

治平四年許世安時謂大許小許然亦以姓呼蓋由隲彭汝礪一榜也

孫何係僅兄弟號名王黃州賢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存就堯堦試應

被入呼小狀元僅果第一王黃州以詩寄之曰病中何事忽開顏記得時稱

小狀元粉壁每題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鳴原澠水燕談宋祁兄弟

同行逢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曰第後十年大宋復遇諸

塗僧乃大驚曰公非神特異如此豈活數萬命者乎大宋曰素貧安得有此

僧曰姑思之宋良久曰北堂有蟻穴忽為大雨所浸編竹為橋以度豈此是

耶僧曰必是也小宋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上此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

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六晉書胡曰有後

才尚氣凌物嘗大言曰應舉不作狀元仕官不為宰相乃唐庄也及隨計之

秋適坐中聞鴈乃題詩曰明年春色重領取一行歸果魁天下歸鴻唐

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曾隨其父宰是邑遇已甚薄客有命胡

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何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

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

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歸田錄

不在溫飽王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

戲語之曰狀元試一場一生要看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

飽東軒筆錄不受郊迎王沂公魯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

父老娼樂迎於郊公乃易服乘小驢由他門入還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

入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以實告之曰不才幸乘科第敢煩太守

父老致迎是重其過也吳曾漫錄天聖五年仁宗試進士韓魏公

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五色雲見從官皆賀魏公家語

世狀元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

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亦狀元張華于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

前集二

是狀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
忽冉冉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
曰温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居第一臨唱名始易之云容齋
隨筆

詩話平康謂及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綾作名紙謂平康里諸妓因宿于里
中有詩曰銀紅斜背鮮鳴璫小女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
桂枝香未第選婿李翔尚書收江淮郡日進士盧儲卷來謂李禮待之置
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尋擇數四謂小青衣曰此父必為
狀元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募為婿來年果狀元及第過殿試徑成佳姻
詩曰昔年曾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約果教鸞鳳下
樓憑窗天下黃冠未第時嘗有魁天下之士元豐四年南劍州誰門一柱
忽為迅雷所擊冕弁聞之占成四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
莫是昨龍蹤迹困放開頭角入天衢次年對策為天下第一身到黃扉
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象正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宋元憲公辛元憲登庸
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黃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相庸
堯臣曰何不道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堯臣

位自慶曆及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人拜者異哉西清詩話後四十年李士
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鼎席渡江則梁克家揮塵錄王沂公與李
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相繼秉鈞軸文定鎮并門公均逸本鄉作詩寄之略
曰錦標得雋會相繼金鼎調元亦薦更并上兒童公再見會稽幢綬我偏榮
歸田錄卷作狀元呂文穆公象正嘗與温恭蕭仲舒及一友人忘其姓名讀
書於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為狀元温恭已不意然尚
中甲科其友人隨拂衣歸隱後文穆大用太宗問與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
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故文穆罷相居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謁貢闈
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驚鷲醉中別萬里煙霄達後歸隣叟畫垂新白髮故
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詫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青箱雜記
文莊公守安陸宋首公兄弟尚皆年少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首句曰
漢皇飛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
面粧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異
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殿近後者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高公
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青箱雜記
元豐八年尚書方部侍郎權知貢舉開寶寺寓禮部貢院夜四

鼓火翟人陳之方馬希孟皆林公死其後別試焦蹈為明事云不因南省火安
得狀元焦老作太魁梁灝年八十二雍熙十年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
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陳正敏選
齊開覽

○仕進門

○制科唐設館職詳書要語賢良明於古今正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
對策之千篇朕親覽焉漢武帝
于大夫袞缺為舉首漢制

宏詞唐設博學宏詞科選舉志國初立宏詞拔萃科紹聖立服勤詞學科大
觀改詞學兼茂光科紹聖改博學宏詞科國史

古今事實擢董仲舒董仲舒字廣川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
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擢冠冕錯肩申韓刑名於張恢武帝詔有司舉賢良
文學士錯在選中答策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擢公孫弘武帝舉賢良文學
之士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為第一召見容貌甚嚴拜
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或治建元中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
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奏可桂林一校泰始中卻詵遷雍州刺史武帝
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

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續通志
張柬之字士翕進士擢策以賢良召試同時對策者千餘人柬之獨為第一擢
拜監察御史無卷等者宋興以來御試制科舉人無卷等者惟吳育第二等
餘皆四等除此則落之東軒筆錄自言不樂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蘇軾第
三等轍第四等轍語切直司馬光考入第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
等考官胡宿欲黜之光言是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取上曰求直言
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富敦大科富韓公初遊揚州
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
太師公官耀州西歸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
復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學文正曰已聞諸君薦君矣文正為君歸一
室皆太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為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
官人仲淹不敢知必欲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
遂以賢良方正登第聞見錄門大科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子明逸子飛
彦遠子高相繼登制科蘇軾蘇轍兄弟同年制策八等衣冠以為盛事故于
高謝啓曰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內並進者弟兄子瞻啓曰兄弟並
竊於賢良衣冠或以為盛事希白從孫藻以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說書

中選後十年復登制科其謝啓云十年二第屢致機書司二門四入無慙子
祖烈澠水燕談讀吳文肅公奎特舉賢良夢入魏文帝廟升殿問群
臣優劣公未對帝曰韓延壽為最是文門下抄書吏楊開者亦夢公請楊阜
傳豈自出公公覽三傳及試六論一乃韓延壽楊阜孰優公果中首選澠水
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
中因撥示之張道中漫思索者論咸至都閣試文論以此為首題張更不注
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過閣第一張即魏公之翁也揮塵錄
李泰伯素不喜孟子以為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為王嘗試制科六論不
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子注疏擲筆而出人為檢視之果然終不中
第辭類律優以下係宏詞韓愈云僕聞禮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
之才退因取既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類怛怛而心不寧者數月答
立之書不當自售楊龜山云試宏詞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為己以不知
此語錄問本平杖云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為銘為題洪
惘然不知所出有巡捕老卒觀于案間以問洪曰有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
而所知卒曰不我本韓大尉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已舊樣

賦于太廟大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
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以驚善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
焉此蓋鹿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國朝
係能賦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耳稱溫書報曰豈有三十年為
老娘而倒溯孩兒者乎既試策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溯孩兒矣倦遊錄
召試謂謝韓忠獻公朱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
有空疎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且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
文至曰吾嘗見一老衙官是納海也後一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覺忠獻謂景
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聞見錄
詩話甲詩夏鄭公疎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携所業投李文靖公沈
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袖詩進呈乞換一文資後舉制科對
策庭下有老官者曰閣入多矣賢良亡自必貴以其綾手中詩公題曰殿
上衮衣明日堦前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國朝
題王仲李欽臣仁宗時名儒召試學士院王荆公為考官於簾下見其試
畢就壁間題字荆公使入錄之乃王詩荆公為改奏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
罷荆公在金陵好事者求書多寫此詩古木陰森白石堂長年來此試文章

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為畫墻。

及第

籍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列姓名於慈恩謂之題名
左開試謂開燕大宴曲江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官不捷而醉飽謂
之打靶燥李肇國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為人惟尾不
化須得燒去乃化又說新羊入群羊抵觸須燒其尾乃走又說魚躍龍門化為
龍時必雷為燒其尾乃得化錄見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
不得過眼應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又謂龍門今在絳州本唐傳注鵬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莊子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倍親戚合則掉羽翮生風海布然而有
餘吾無存也柳送新進士每及第鄉曲親戚例以鼓樂相慶天寶黃車
詩句龍門客又新杜甫紫桂地天高 變化有鵬鵬 蛟龍得雲雨
鵬鵬在秋天 青雲動高興 勳業青冥上 勳業頓看鏡 白屋雖久困
禮闈曾擢桂 致身青雲上 新渥照乾坤 身衛昭紫泥 不草隨肯施
早克觀國賓並杜折却月中桂 風雲入壯懷 振衣造雲關 漸階振群
鷺 雲霄今已逼韓及第拜親榮 唐人 恩袍草色動 仙籍桂香浮御製
下第 試於吏部 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韓答世書

詩句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唐人下第詩

古今事實不拾青紫漢夏侯勝為太子太傅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

終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佞拾地芥耳經不赴宴唐進士會燕曲江崔象請

告假不赴乃以彫憶載妓遊觀為團圓所發崔沉為主罰錄事判云深抱膝

帽客映覆車紫陌尋春偶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無言

題榜進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淡墨置筆書禮部貢院四字粘於榜首據言

李紆侍郎放人命筆吏執紙書榜末及瑛禮部貢院字吏得疾令史王麻

亦善書詔令敘其事值麻醉以檀筆染不加墨迨明方覺字跡濃淡相間反

致其如自後法之遂為故事賈魏公談錄題名鴈塔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

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題名七時有將相則朱書之或未及第時題名字亦

前進士李肇國史補佛在世時有此位見群鴈飛乃念曰此鴈可克我之食

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為營塔唐類說泥金書帖 唐進士及第以泥金

書帖附家書申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罷此儀盧氏雜記龍虎榜 唐歐陽

詹與韓愈李觀崔群王涯聯第進士時號龍虎榜詹傳探花郎 唐進士杏園

初會謂之探花宴以次後二人為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

二人被罰洛中記選最年少者三人為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東軒筆錄

前集三

世五

花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有姓氏稀僻者號曰榜花禮部新書第...

結奉進士禮部侍郎楊浚見其文曰一第溷于耳有司得子是賴張擢...

千佛名經張倬數舉進士不第捧卷拜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張...

薛逢晚年危於官途策羸馬赴朝直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

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即君逢輾然遺价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

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撫言袁州舉人盧肇袁州人初赴舉先達曰袁州出...

舉人邢咨曰袁州舉人亦猶沉江出監中凡助者稀據言因乘捷冠李景莊...

老於場屋無被黜毋輒特景讓景莊兄宰相謂主司曰天子員莊今歲不可不...

收可憐憐凡每歲受捷由是始得及第唐武宗及第年韓愈年二十...

五年而擢弟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與刑尚書書及孤破腮唐妓牙娘性輕...

率好傷人肌膚夏侯澤為牙娘批頰傷其唇曰期集澤厲聲曰昨日女子牙...

娘破破澤腮同年皆駭孫繁北里志金榜通判太祖幸西都張文定公齊賢...

賦下策帝歸謂太宗曰吾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即位齊賢方...

赴廷試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

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衛州十年位宰相聞見錄更相為僕見...

花温公曰吾性不喜華靡一有泰科名聞官各獨不疑花同年曰君賜不...

可也花家傳張張省退天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

謂父曰君此行第矣父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汝上少典籍今學疎援寡聊...

觀場屋耳儒者曰吾有書三卷以授君詰且奉納喜果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父...

曰此卷書宜熟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第利然驗祿俱不及君記之文...

頗為異時亦諷諭會李惠知舉試寫詩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惠賞之擢甲科後四...

十年當祥符五年御試此題徐頤為狀元後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徐四子為翰林...

學士卒漢水燕談張省退天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

雜賣擔子其人喧呼不已視擔中亦有樂記疏一冊遂以五十金市之其...

人乃去張初不携文字止閱所買樂記疏一冊無何有試出黃鍾為樂之末...

節論獨樂記為詳論檀場遂高選明年擢甲科倦游錄歐試無對本朝祖宗...

以來進士過省越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不能歸多去矣所...

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犯亦放之末名為定法...

可以謂之仁矣兄弟同登留留章華上固嘉祐二年歐陽永叔知貢舉子固兄...

弟四人同登科廣杜鉅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前...

夕見大鼠嚼卷於前退之乃孝終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二道...

以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子曰其舉進士長安登塔見持...

大文卷著謂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門有探賈否曰無惟第
三人有孫朴既寤遂改名朴明年果然東齊記事 **賈安得**第遂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
穀子邪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邪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
人凡闈養祿之家皆入覆試國史 **賈安得**第故舉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
立左右有子弟與進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細問頗以為榮建炎初車
駕在揚州會放進士時楊中立龍圖以待禮侍立而其子適以持奏名預唱
名中立亦降階稱謝時適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李宗壽之子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既第進士授校
書郎 **元厚**之舉進士 **羅**等殿試被黜舉進士中第 **獨**禮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殿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出矣慶元五
年上初策士江西正奏名進士黃寔殿州特奏名進士皇甫鑑納卷最後第
州特奏名進士劉嘉猷賜燭至一更四點御藥院言故事賜燭正奏名降一
甲特奏名降一等朝野雜記 **秦文**是時以下不第 **唐**中開天官奏云文
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三科盡覆試復落考官皆別奉朝野金戴 **宋**
齊老於坊屋舉止可笑嘗試賦輒失官韻乃拊膺曰宋玉又坦率矣由是大
致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玉得無坦率否 **宋**

十五舉姻親勸令罷舉求官漢曰譬如一生無成更應五舉北愛瑣 **夫**
無 **黃**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與侯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為首元
同舍置酒有僕負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
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罷看榜不少見於顏色 **孫公**
詩話 **新** 新進士放榜後羣百排光範門候過宰相雖云排光範門其
實建福門集於四方館者皆有詩曰華陽觀裏鍾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時即
其事也 **唐** 唐進士開宴曲江亭既散饌則移樂及舟又有燈閣打球
之會故東坡有曲江艇舫月燈毬之句 **唐** **大和** 大和八年放進士多賈
士無名子作詩曰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伏全薛燕集前騎瘦馬范鄮
依舊蓋查糟 **秦** 秦中記 **冊** 冊五夜寶魚約有子五人儀儀侃侃俱登科馮道
贈之詩曰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枝芳 **命** 命放開 **楊**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及
第汝士聞宴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綾一端詩曰郎君得意正青春蜀國料
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喜** 喜子登第張師錫侍郎年八
十有喜子登第詩曰御史今朝至見名心始安爾能俱中第吾可遂休官賈
客流連飲家晝反覆看世科雖不繼得慰二親難擇 **車** 車唐進士開宴常歸
曲江亭其日公卿家縱觀鈿車珠鞅極比而至中康林者十八九故坡詩云

囊空不辨尋春馬眼，眩行看擇塔車。換却舊衣張籍送李餘，及第詩歸云：惟將新諾，勝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以衣與人。登第放縱，杜牧之登科後三年，放縱為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覓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少年時年二十七，元稹送張籍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寒天作詩云：伴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語我，楊穿三葉早驚人。漁隱師生集：李環方于高第也，登第后于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臥雲。香奩集：元和十二年，李源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以爛銀衣，以錦相將白日上青天。送盧肇黃頌皆宜春人，同宰郡守，獨錢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會，肇現競渡，肇即席作詩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可謂王實于獻主司詩：那堪雨後更鳴蟬，滿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謂得寶子之晚。雅言系述：賜進士，太宗好文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贈之。景祐間，因以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不必盡上。所作景祐年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貢父詩話：破大荒，唐荆州每歲，客人多不成名。

號曰大荒，至劉蛻，舍人以荆州解及第，曰：破大荒，東坡夢以一句贈瓊州進士姜唐佐。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姜唐佐許上昌見穎濱時，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穎濱為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續後，可復足成其詩。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云：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錦管補詩：李廷臣官於瓊管，有一夷人獻錦臂條，上織成一聯，云：恩袍藍色動仙籍，香澤乃仁廟朝。進士及第人詩也。廷臣以千金易之，藏為珍寶。鎮江詩話：看寄主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謂寄主曰：謹願者亦復為之耶。上壓一人周師厚在鄭繼榜及第，只壓得陳傅，任賦云：云有眼不堪看鄭繼，回頭猶喜看陳傅。詩話：紹興丙午，正奏各第一人王十朋持奏各第一人李三錫，時宗室子居觀榜尾不樂，或以詩戲之曰：奎頭雖不窺，玉玉仙脚猶能踏。李二。詩話：以下係下第，賤英雄，唐制進士科甚重，其老死文場者亦無限，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因史補：下第獻詩，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廣承宜侍郎曰：積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杜前歸。連雲天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陳野下第，孟東野下第詩。

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
登第詩曰昔日蠶繭不足嗟今朝曠湯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
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語宇不宏偶下第則情噴噴如刀劍傷
以至下第既登科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間花則看盡何其速耶後授溧陽尉
卒唐宋遺史

孫山公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答曰解名
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特科附晚成 群書要語太監晚成老子

詩句紫綬映晚年杜古人多重晚年榮杜荀鶴
古今事實老而益絳縣人七十有三卒矣趙孟仕之使為君復陶王衣服之
官以為絳縣師左傳襄八十司徒鄭武公年過八十人為周司徒

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至宰相封侯八十武帝東泉如望安
車駟馬迎申公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天子以為中大夫儒林

援兒况謂援曰汝大才當晚成本傳漢獻帝詔曰人老當學年踰六
十去離本土結童入學曰百空歸長髮垂野末絕榮望朕其憐焉其後科能

者聽為太子舍人時長安中為之誥曰頭白皓然食不克糧裹衣寒氣霜還
故鄉聖主慈念悉用補郎會是布衣披服衣黃七十張柬之以賢良召

時年七十餘矣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才也姚崇又其
其人老唯亟用之即凡召拜平章事年已八十立推因法至和問富公富國
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祐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
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聞見錄推恩法官特奏名第一等二名附前
五甲餘並登在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學第四等下州文學並
候郊恩出官第五諸州助教

詩話 秦賦詩崇寧中特奏名狀元徐適瓊林宴罷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
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官花醒後看侯鯖錄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二十八 仕進門

座主 謝謙光疏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身保任 薛謙光疏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詩句 謝謙光疏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柳文
不為其焉 遠近觀所 魏文侯謂李元曰先生尊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

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奉

究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文侯曰寡人之相定矣克出
霍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小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霍璜曰然則
色曰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郭為憂臣進西門豹君
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得臣進屈侯
鮒克曰遠視其所卒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
成子東得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
皆臣之輩璜遂巡拜曰璜鄙人也失對史記忠諫之士宣子趙盾言韓厥
於靈公以為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而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
二三子以賀我矣吾卒厥也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國語又言趙盾何氏為
入仁厚好進士獎拔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勝舍在沛郡厚兩龔勝及
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于世者何侯力也晉書霍璜為代
為左丞說後結洪洪謂人曰我李邕永而還奏我是挽弓伴射也說聞曰昔
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重戮宣子之僕崔侯固李才我以才見李惟官是
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杜審權知李放
曹公權有戲之曰坐主審權明生如權崔沉放崔澄談者稱座上門生沈沈

一家 南朝新書 相為 李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
座主 因話錄 受門生謂 桑維翰亦裴諱之門生嘗謂裴諱不迎不送或問之
答曰諱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諱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
亦重其耿介 郡國閑談 賞卻缺以下係賞 裴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百狄
子物曰李過冀其莫缺釋其妻媼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及自箕襄公以再命先弟之賜賞有 臣曰李卻缺子之
功也左傳三十三 賞以 臣晉侯賞成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成行之縣曰
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曰是賞也周書所謂庸庸祗
祗者謂此物也 宣子 用 秦昭王使謂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因
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臣故載來后昭王拜 范雎為相雎言於昭王
王召王稽拜河東太守 本傳 漢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為第一上曰
進賢受上賞因封鄂秋安平侯 賞 高祖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
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
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迺復賞無知 賞 馬周至長安舍中郎將
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李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
切太宗恠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之問不至遣使四輩
前集三

趨及謂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以何得入賜帛三百匹
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敵賢家顯戮古之道也不貢士一則黜
爵再則削地三則削爵削地畢矣元帝詔列侯茂才張勃李陳湯司
諫奏湯無行勃選李故不以實坐削方坐惡官何武李方正所李者召是祭
碎雅拜有司以為詭衆武坐遷楚內史郡守坐免順帝令郡守李孝廉限
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戕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等若顏淵
子奇不拘年齒廣陵李孝廉徐淑左雄詩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
知幾耶淑無以對郡守坐免門生宿備以下係門生袁氏植恩四世門生舊
吏徧於天下魏袁紹傳
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京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現
察李師授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時以為榮陸氏庄流見表文
王符王符班事不知正出外唐書載李宗敏知各門生多清寒俊
茂唐伸薛岸袁郁輩時謂之玉符鳳集門揚嗣復權公集序貞元中
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累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焉
鳳杞梓萃集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桃李在門見蕭舉門
晏公勇不喜歐陽公故歐公自鎮教誨有曰出門館不為不傳受恩知不

為然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跡愈遠而於時
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幸輒累久故於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
得請却符間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
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歐公有文聲似太草上晏公曰答一知李
時門生已過矣是時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寔位晏公因歐公賦雪詩遂有語
聞見錄不稱門生劉器之晚居南京馬道巨濟作少尹巨濟庭試日器之作
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母見器之未嘗脩門生之敬器之不乎因以語愛晏
以謂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人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
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復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刻公也客以此告器之
歎服其說自是其愧揮塵錄門生在莫見蔡莫門同升諸公以下係門生門
生同列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門
生每避胡廣所避名印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
稱疾避廣時人榮之置屏分隔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
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
間由此以為故事不及門生封齊鄉武寧朝翰林李士教之子神卿登進士
第累遷中書舍人入承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元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

翰林致雍有俊才，拜卿思拙澁對草論詰不勝，因弊託致雍秉筆時議者謂
座主辱門生，門生繼踵尚父之帥，河中也咸當郡王渾公佐之不十年，按控
數州，繼踐公庭，則曾參之代，蕭何大赦之嗣子，產也。郭子儀家傳。即道同列
唐盧坦為鄭滑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請節度為重職，坦曰：大將必在
軍，禮字或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出就坦謝
善事，言蕭道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躬宰相，鐸年高升，當足跌路，為陳中
遣帝掖起，帝目之，善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道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
卿善事長矣，道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奉時鐸為王司臣，亦中選門
生也，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道謝而退，獨有三天以下
係故吏，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為
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卒，正其罪，故吏
次涼，大將軍青且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
爵，唯任安不肯，故吏先達，蜀楊洪為蜀郡太守，峯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故
年祗為廣漢太守，而洪尚在蜀，每朝會祗次，洪坐，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
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輒避故吏，王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一

道遺之，什林七賢論，故吏戒則君憂，叔原臨淄公，晚子監，穎昌府，許州，鎮
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帥，少帥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
足者，願即君指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
於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於即君之禮
在，叔原為其厚，在韓公為其德也，聞見後，故吏同列，權德輿作杜預誌，曰：德
輿嘗忝府辟，晚照台座，每荷同升之義，蓋無愧之辭，故吏有言，劉宴為度
支，塩鉄轉運使，其商推財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
綉裴腆，包信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其有言者，皆晏之故吏也，時抑故吏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
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
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讓其職事，甚急，鞠大
失望，於是不復與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
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
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東坡筆錄，故吏奔喪，見帝，恩門
詩話，明生迎父，寶曆中，楊嗣復具慶，下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觀嗣復率
生徒，迎於潼關，宴于新昌里，第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

前集三

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須知賜御厨盡將仙翰入高真文章舊價留
鸞翼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在夏一時良史畫傳繁當年疏傳維云
盛詎有茲賢醉醪醴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生裴醒官至禮部尚書故三榜四人拜相系維翰實正固張礪馬裔孫清泰
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總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拜謁裴公以詩示之曰
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馮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具門生也
以為榮同入翰林李翰於和疑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故作相翰為本
官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蘇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
居鳳閣門生批詔主驚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疎縱
玉堂清話
同知貢舉王禹主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朝所解進士也至此新
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詩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
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官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
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且為白髮翁也
同榜送行王元
之謫黃州蘇易簡知貢舉適放榜奏曰禹稱名儒今將行欲榜下諸生送
于郊上可其奏諸生郊別又元之謂狀元孫阿曰為我多謝藕公口占一絕
云縱橫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公為三入承明不知舉有人門下放門生

東坡詩話後山觀歐公六一堂圖畫詩云向來一辨香敬為曹南曹後山以
東坡薦得官作此詩時東坡正為郡首終無改貶可謂特立之士矣然亦知
東坡之大必能受之也
座主設餞韓康公緝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
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傳欽之胡寅夫錢
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今日
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九子母丈夫也錢形有類故云云客大笑方坐出家
妓十餘人中譙後新龍曾生舞能為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
日團扇從東坡乞詩坡云窻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能花枝風繞衣不竟南風吹酒
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他姬斷賴故云
耳語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
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
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人親子調品忽一日生徒
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宅
日知誰略有情談錄
同為門生東坡送曾子固作越詩云醉翁門下士雜選
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兩群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有惟摩子
去亦宜然嘉祐二年永叔知貢奉曾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醉翁為參政時

子固亦在館中故云兩聯蘇軾真箇稱門生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各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未晏公守死立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嘆服石林燕語

俗屬又見辭舉部詳書要語惟暨乃僚固不同心說命謹簡乃僚同命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李廣傳注以文行謀畫雍容於幕府之間白集才畫棋置帳中同上奮不翻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神文宜敷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宋太祖紀非儀幕間一足地不容也皮日休集

詩句同時移幕府此日均塵迎常應甫也諸侯老賓客杜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茶燈明夜觀某月暗秋聞析韓愈會李玉封聯句豈知幕閣舊先拂鳳凰雖得實翻蒼竹樓枝抱碧梧杜別蘇溪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韓送石處士婉婉幕中畫謝宜城張子房詩雲幕隨開門杜詩水壺幕下清韋應物詩陳琳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歸漢庭隋公上麟閣劉長火年諸侯府杜牧幕中後文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劍鐔臨川幕府稱上賓東坡與劉莘老詩古今事實名流入幕實意平幼妓班固傳殺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續

楊去則縣之同登南樓見月門戒其博博陶侃遷都督勤於吏職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檣蒲博具悉以投諸江綠依紅王儉用廉泉之為

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盛府元僚每難其選庚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蕭緬書美之風動帳開却超為桓溫謀主謝安與王坦之見溫溫使超則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字版桓願王微之字子猷為桓中騎兵參軍沖謂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頤云西山朝來致有棗氣固爾入軍王微之有駕才少為桓沖參軍從中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土乎世說以是馬曹王微之為大司馬桓溫將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軍騎桓沖騎在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為是司馬晉謝超宗

坐失儀出為南郡主司馬人問定是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馬驢既足驢府政應為司驢坐禁錮為腹心寄薛收與房杜勳腹心之寄薛元敬謹良未嘗申款曲如晦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薛元敬見效周子孫婁師德調江都尉楊州長史盧承異之曰子台輔器也道以

子孫相委論倭史或醉登其末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官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嘗醉登武牀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稱小朝廷鄭從譚之河東節度使自擇參佐從譚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進士崇魯為推官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唐僖紀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入公今者諸判官有得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位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絛籠中人宰相宜司必潛以絛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原化記言池物左肅機旱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舍舍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也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乃辯是非范正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微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守字無所容負止一馬鬣馬徒步而歸祠記遺賜錢希洽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雲作心學錢文僖公遺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問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聞見錄詩話因詩論篇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老病瘵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

日參軍水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有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初嘆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留而慰薦之言行錄

○雷公附履屨群書要語諸侯不臣寓公注蓋公爵而寄寓者也禮記子曰岳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語十五子貢曰禮是邦不非其大夫古今事實願受一屨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屨而為氓避堂舍蓋孝惠以曹參為齊丞相參召長老請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侯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本傳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置筵一本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乃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筵一本水一子置屏前抱孫兒杖上參思其微言曰水欲吾清技難欲吾擊強宗抱孫兒當戶下欲吾開門血孤遂歎息而還蕭子云表呂正獻公著在穎逾年而歐陽公脩為守初脩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少有時譽待公良厚而未甚重也劉原父歐博學有高才王深父回好古君子也二人者皆寓穎公日與相從脩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脩入為翰林學士薦公文

學行義宜在左右因歎為朝廷在位者稱之家傳訪隱者居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固步至午橋訪郭君隱居郭不知為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來郭君亦不為動亦不加禮抵暮列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為如何可愧也郭君各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聞見錄

詩話無稽公私榮陽呂公希哲晚歸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文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討論古今商榷得失父之左罷家傳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二十九

仕進部

○**同官**附同列相和同列相軋辭書要語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板詩同寅協恭家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注謂國有大事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之謂事相佐助也禮周詩句冊庭嘗接武書殿忝連衡列賓客

古今事實同官為徐先茂奔秦士會從之先茂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寧為寮敢不盡心乎弗所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同官分謗**晉卻克將中軍韓厥為司馬韓獻子將斬之卻克馳將救之至則斬之矣卻子使速以殉曰以分謗也左傳年輩相透周愿曰大虫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在之有侯鯖錄有介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合唐本宗紀周召不疑以下係同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乃稱湯有伊尹格于皇天於是召公乃悅廉廉頗相廉廉頗相如為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耻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後私讎故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謝罪寇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為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以變人以相當恂曰不然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吾安

所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同列代貶唐寶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
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投直簿効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調而往參當
坐遂被貶人皆義之參相勉焉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
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自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
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
固非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
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如推車韓魏
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
氣如未嘗爭當時相善二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且行而已不為已
也別錄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
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二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魏在論
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
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在勸光世貶書一師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
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世忠之受兩鎮節鉞也高宗手書鄂子儀傳以賜之
張俊奏事則又諭以子儀之事同列平劉雷之與東坡元祐同朝東坡勇
於為義或失之過則雷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曳得一對

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雷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則
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聞蜀同風腹中有虫以一字各從虫也東坡在唐
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尔雷之曰某初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
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係土地風俗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雷之各
謫嶺海相遇於道始交歡雷之語人云浮華昔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
曰雷之鐵石人也宋雷同堂同列相勉表盜素不好晁錯上所居坐盜輒
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同列怨汲黯為右內史始列為九
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
相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昔與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
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
日益甚矣不得賈復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
解左駢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苜蓿調補副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之
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
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為不遜不遜同列
蜀先主為漢中主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夫
天終不與老共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

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在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君侯不受拜但相為惜此等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同列相輕王羲之火有美與與王述齊名而羲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常侯已洒掃以待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逸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愧嘆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班其刑政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此棄彼取晉殷浩既廢桓溫語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而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世說

老韓同傳齊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朝儉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無恨色怨位歸下劉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然望投方擊柱曰會當斬裴首同列兩罪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諫大夫免臺參以激紳上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於是兩罪之何功高上唐尉遲敬德特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不尔何功居我上在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勃

然擊道宗曰幾取大不悅中書唱議鄭啟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碎硯王繹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同新進王仲舒召為中書舍人所至視同列率新進小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同列相份李文定公同丁晉公相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乃以劾擊晉公由是並罷相以本官歸班繼而中使押晉侯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及真宗晏駕神文踐祚章憲明肅垂簾聽政晉公挾前憤二月貶文定衡州團練使宣獻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公曰此無他春秋之義君臣無將漢法所謂太不道耳宣獻退而怪之曰文定安至此遂命以別辭然常切齒焉晉公遂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沉隕未幾晉公以擅移山陵貶崖州司戶參軍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文定孫世美言塵史

同群書要語俱捷謂之同年詳見及第門詩句携手升玉階選傳長虞共登青雲棧謝靈運聯步趨丹陛岑參同芳晉堂桂共聽禹門雷趙抃通家不隔同年面東坡與君登科如隔晨故袍霜葉空殘綠東坡與臨友令同年古今事實同龍虎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

贊韓愈李絳溫商庚承宣負結胡諒崔群邢冊裴光輔萬瑞是年一榜多天
 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科舉記
昌黎同年退之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
 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送侯參議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奈張
 季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又與陸負外書云往者陸相
 公司貢士愈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唐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
 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歲之無言不赴曲江見及第門
青唐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
 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
 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唐記**晨星相**劉禹錫送張
 鼎赴舉詩序云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連轡舉鑣巨絕九衢若并
 風然今來落落如晨星之相望待年家子五代王祐父徹同光初與系維翰
 同年登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佑以父同門生裁書自陳維翰奇之禮待甚
 厚自是文債日重**同年**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
 告其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人
 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亟往問之萊

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太宗甚善
 之準有相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為朝廷之光上然之是日降
 制萊公捧使相其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
 曰王某知卿具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謂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相
 府抑私遠嫌皆此類魏公遺事**友塔同年**王懿恪公拱友與歐陽文忠公同年
 進士文忠公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浴新衣一襲懿恪
 輒先衣以入文忠恠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
 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皆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
 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
 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聞見錄中得
入尚書張誅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
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誅不敢
辭同年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縉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
 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
 類又有李元和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季同年登進士第出與相
 若約以先貴無相忘其後位俱不顯揮塵

詩話聚分稠桑李學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詩曰因緣三紀異
 契分四股同同年無憾萬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
 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尤無水調通神收聞之怒
 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之同年
 但貴向文簡敏中寇忠敗準二相同以大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簡秉鈞忠
 慤以使其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王殿登科四十年當時係友及英賢為寒
 惟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感訓之曰九萬鵬霄振翼時與君同折月
 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到于今更有誰同年信德下晉公初釋褐為饒州
 同年白積為判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緝伍環於公公笑曰榜下來婚京國富
 室豈無半千貨物耶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下絕戲之曰欺天行詐吾
 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朱崖之
 行亦北於此同年指法李處近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秘閣知相州時聶貴
 遠山為和博士王將明甫為決曹家王耳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
 有所屬意王亦恥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成仇然其後甫改名備
 為相聶以察元長稱其剛方有山薦之改名昌權為侍從備大用聶之聶散
 官安宜衡州益嶠補矣靖康時事大變召登政府備之誅死聶有力焉而最

以是歲出使至絳州被害

相與贈詩御洵美連山人乾

士第與司空昉少保同年司空先在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著鞭當時驚客喜同出關河契闊三千里音信稀疎二十年雅言

述同宿黃台符十六歲張漬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州幕尊列題於

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集同進士兩人阿孩兒古今詩話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寶儀俱為二司監鐵副使胡旦知制誥院

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後梁顛又嘗與同幕五人者旦及飲會於樞策茶

鷓鴣失未嘗盡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撻其

吏曰金吾不惜夜王漏莫相催於是謔曰陳三更寶半夜誣請

武子云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髮矣文穆初甚

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

之云當年同試太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

風 押塵

○群書要語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論語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

以趨在官不俟駕在外不俟車 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召臣意則持

二緩則持一 玉海 聘人以理問士以璧召人以瑛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荀子

前集三

賁于丘園東帛箴易勞招俊人善翹翹車來招我以乎左莊二十二使者
旁午注一縱一橫為旁午霍光傳遺請公車後漢紀鶴書赴龍北山移文李
嶠傳郵驛爾雅云驛據傳皆傳車驛馬之名本傳無疾其驅天子有詔韓文
古今事類賦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
我與賦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是之哉非招不往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虞人以旌士以旌大夫以旌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士之招招虞人虞人豈敢往哉况乎以
不賢之招招賢人乎萬章下身魯為之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
為之駕謂身自往勸以車駕而遣之書令人趨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趨
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且召參安車漢四皓隱商山惠帝為太子
為書單辭安車迎以為客乃出召黃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文帝思
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
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
為梁懷王太傅本傳蒲輪召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召中

賢人饋食武帝詔民有明當世之務晁聖之術者縣次續食與計借
春召主父偃齊人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北遊燕趙為客乃西入關
資用乏留父諸公賓客多厭之偃上書關下朝奏晝召所言九事其八事為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本傳相見何晚主父偃等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拜為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漢
武紀限不同時獨人揚得意為狗監待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
良病歸就徵過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以取大位何其往來屑
屑不憚煩也召召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黯泣
曰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封封
平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歷筭五經者所在為駕一封輅車遺請京師注
諸發駕置傳者封以御史大夫印章追錄車晉宗室義陽成王望字子初特
魏高貴卿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居內職
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每有宴集望奔馳而至
便者四輩太宗召馬周未至問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見與語大悅以錄信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後召當以銀為信忽除銀青

必知戰必敗已且相矣未幾果然家傳召見金臺見宗室門召見便殿真宗

召王首燕衣坐便殿曰渴欲見卿不及朝服毋謂朕慢

○朝議再會元會群書要語春見曰朝夏見曰示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春官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告子朝覲大夫私覲非禮也禮運臣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漢

東華門百官入朝所從出入之門前輩云西湖風月不知東華門外軟紅

塵坡詩注按武慶龍造跡鴛鴦上官儀傳

詩句明庭集孔鸞何取於鳥鸞韓寒鴉曉曉曉官井輓轡聲王維

古今事實卷四朝舜五載一巡待羣后四朝注各會于方岳之下書經

至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王萬者萬國王制防風後至禹乃戮之家語

美宣王也因以歲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詩經聲鏘鏘詩

幽王為烽燧太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燧乃大笑幽王欲

之數弄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會西夷大

戎共攻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周四侯保官季驟諫公患之

使觀彗賊之畏往覆門闕矣盛服拜朝為卑而假恭竟退而言曰不忘恭故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於此不知死也觸槐而死宣二

來朝不禮鄭伯始朝威王也王不禮焉周威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

鄭焉依喜鄭以勸來者猶懼不禮鄭不來矣隱公中起謂魯高帶法為

簡易群臣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曰願徵會諸生與臣弟子共起

朝儀為綿叢野外真梁劉孝標多所倣忽每朝會公卿間無所與

語及呼騶卒訪事宋朝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直至

殿下拜一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這也是因門要事故如此壽皇初間得幾

時見群臣皆許用紫衫後人說太簡遂不用宋語錄夜召宣仁蘇易

簡堂醉寢於直廬夜分中人宣召遽起以水沃面具贊笏以朝賜坐詔以外事

應對如流略無舛誤仍令章王顯樞密使剝麻來晨並不說上亦不覺其醉自以

為神助焉續翰林學士章鎮宿禁中使宣仁問曰

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使今為何官曰臣待罪翰林上曠奇

才宣仁曰此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

即上僊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

燭送歸院

詩詠昭儀引坐唐會要天祐二年勅今後每遇延英坐朝且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官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外昭儀舞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其引坐官制蓋至不始始罷又云杜詩夫人常有與上殿編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轎其尊屬年高特勅賜轎子王珪始得特恩歟漢書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官人引至殿上至敬宗左罷用小黃門引導至今如此朱語錄

○**休假** 群書要語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出使得印綬歸家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至和帝時予賜皆絕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若疾病申延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湊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及也初學記李斐曰休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寧康曰占者名吏休假曰告漢記註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漢諸書云謝病皆同義同

詩句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常應物

古今事實 五日洗沐石奮子建為郎中慶為內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
舍本傳休沐不出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有罪長告漢丙吉為丞相椽史有罪人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切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賜告不歸漢馮野王字君鄉為琅琊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東垣家免官漢法在官連有三最則予告病三月賜告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休日治事薛宣守左馬翊及日至休吏職曹椽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五日一急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一日為限書記所稱急取急請急皆謂假也軍武子早急出請子敬盡急而還也山谷箋杜詩

事類全書前集卷之三十 仕進部

○**薦舉** 附 舉 舉親自薦舉自代無效舉代群書要語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儒行 上臣事君以人 大畧 選賢所以報國 蓋勳傳 諺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 魏文典論朝取一人焉拔其尤 韓文 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 坡文

古今事實 無言幾失 賈辛 將適其縣見於魏子 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 驥

前集三
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
曰必駭明也下執其手以上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隨乃
九昭二舉七十家趙文子所舉於晉國官廬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舉七十
家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舉爾所知仲弓問政子曰舉賢才曰焉知
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非此人不可韓信亡去蕭何
追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房玄齡曰餘人不足
備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有味其言漢鄭當
時字莊為太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士留門下者性廉文不
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不過其器食每朝候商未嘗不言天下長
者其推較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君恐傷之聞人
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薦經學漢匡衡傳揚興
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萃不過私門賓客乳
母子弟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為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
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
為國器吾欲除吏漢田蚡景帝皇后同母弟武帝時為丞相蚡以肺附為相

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右權移士上曰君除吏其
吾亦欲除吏薦寵下士權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
必欲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
多之舉賢各士韓安國嘗具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嘉遂
臧固到化皆天下之名士人亦以此稱慕之不容私謝張安世嘗有所薦其
大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不漢鄒
陽諫吳王曰臣聞鸞鳥累百不如一鷄後漢龐參字仲達為左校令先零反
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鸞鳥累百不如一鷄後漢孔融薦祢衡表曰伏見處
士祢衡淑質正亮奇才卓犖若得能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近置
之多士且日蒙廬陵賊起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鸞鳥雖百不如一鷄令家計
平之舉賢當不鄧禹字仲華光武征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
舉賢陳蕃胡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肱德
行純備著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叶亮天上必能增輝日月舉賢孔光
薦李惟恐其人之聞知舉賢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
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今按干得五猶
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舉賢多卿相荀彧字文若前後所奉命世大才

終為相者十數人，不進不休，苟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
未任時，河內山簡嘗與琅玕王衍書曰：恭子左，今之正人，行以書示眾曰：山
子以一字拔人。山公家落山濤字，巨源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
奏，卒無失才。唯用陸亮，尋賄敗，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以
母夜每聞其哭，輒投助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如此。
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兄弟並至。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
山，兖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宰茂才，刺史曰：前年宰，公山奈何復宰？正禮
洪曰：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三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
不亦可乎？桃李在館，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荐仁傑曰：
必欲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
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迁秋官侍郎。
又曰云：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監察御史豆萼、範，太平州刺史
敬暉，數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為私也。蔡龍中物，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
脯腊臘腴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疫，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

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蔡龍中物，不可一日無。被薦不知仁傑為相，
師德實薦之，仁傑不知數，拊師德於外。武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
武后以告，仁傑出嘆曰：婁公成德，我為其所容。表薦布衣蕭嵩為左拾遺，常
與布衣張錫為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錫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凶谷
一叟矣。玄宗擢錫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除更八百常參，當國凡奏請一杜
絕之，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及崔祐甫則薦李推其人，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
莫不諧允。爭令出閣下，柳士厚以博李宏詞科，授校書郎，藍田尉，雋傑廉悍
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雅，率常在其座，人夕聲大振，一時皆
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之。韓愈與
陸祠節書曰：文章之尤者，有祿喜侯，重長者有劉冰，古者其文長於詩，當今
至於禮部，若無與為比，有崔群，王若其文進而未止，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
氣和，此四人皆可以當首薦。三人交薦，韓愈答揚子書云：東野確，以說
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七說不物，亦以足下為處士之秀，近又得
李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東野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
崔與李繼至而交說耶？奇寶橫道，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
奇寶橫道側，古靈薦賢，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興初，詔曰：近得陳

襄薦章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為盛矣今且示百辟各舉所知薦于臺官孫升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一臺官為無愧耳東軒筆錄夾袋冊呂蒙正公為相夾袋中有冊于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牙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危史薦不示恩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主未嘗知公公未嘗不恩意於人言行錄殿直薦賢有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公路來遠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首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其田畝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為發運使延賞亦為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筆錄我薦彼攻五大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專稱其長上一白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曰

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蓋其忠也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因戒出至沂公會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君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私移恩也恩欲歸已使使誰歸呂正獻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溥有悔薦之意伯溥曰願侍郎寧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小替公敬納焉未嘗復薦程顥奏狀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首被公事編讀近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則事固有數教化之本源者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然試之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使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能吏之事試之則抱道條索之士益難自進矣薦張橫渠呂公著薦張載脩身講學為闢右士人師表且深知濠境利害上特召對以為崇文院校書公又言載老矣宜在以事為程伊川呂正獻公與溫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分特加召命待已而詔對便殿拜崇政說書乃受命議者譏頤辭卑而居尊自蒙傳求下程伊川與韓持國范萇更泛舟于穎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

上書請見大資願將謂有其意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
 求入乃使人倒來求已是其道理更更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
 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歐陽公韓魏公屢薦歐陽公仁宗不用他自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
 擊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欲其去今以為誇
 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諺必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
 後世也上從之不識其面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
 不知所薦不受龍絡韓魏公曰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
 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龍絡
 希哲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薦舉以為後生之戒
 范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傳之時安殊亦在京師薦一人
 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更薦
 仲淹也殊從之
 謝必諫議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採
 表壇廟拜拜而遣之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必知襄州日張密學遠前到城
 縣令有善政卻城去襄城度漢水繞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
 水入鄧城界以觀風俗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

張亦其薦也韓力遣野要李師錫致京官仁宗覽其薦有二十一人師
 錫乃使相正德用錫婚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但薦勢要孤寒何
 以進乃與師錫循資亦不果薦梅聖俞以除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
 困於州縣日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詩尤多世既
 知之矣而未薦於上者皆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亦不
 果薦歐陽作詩序
 願先錫佐曰不見此風又矣並薦之材館錄屢允文為相懷袖有一小方冊
 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惟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止一時得人之盛有
 虞替元祐風行狀
 解亦舉解亦以下係舉解亦初矣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亦其
 解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肸死矣且後曰孰可以代之
 對曰赤也可於是使和午為中軍射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叔矣能舉善矣稱
 其鮮不為語立其子不為此舉其偏不為黨解亦得舉和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簡王問於解亦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曰非子之雙乎對曰
 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韓子
 解亦舉解亦子蓋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
 西河守者對曰虛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我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

善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若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晉射子矣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何死所推惟曹參將欲薦參欽也宣城徐盛收欽也史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亦稱其善孫權曰君欲舉欽否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今大事未定當助國求才豈敢故私恨以故賢能權嘉之祁奚舉子以下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成之為人也遠不為君近不徇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八人皆舉親也符堅強盛邊境數被番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謝安以兄子玄應舉祁越嘆曰安遠舉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奇才也傑薦光嗣後稱職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舉其弟縵自代議者不謂之私官多親故何也對曰陛下令臣薦賢官天為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聞知何由得賢帝然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子燁與燁材器有取臣若內舉比是堪為

將上問優劣對曰燁不如燁已而果然水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面鑿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程顥為御史仲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狀伊尹于湯伊尹家耻辱負鼎和五味以于湯郭隗郭隗曰齊因吾國亂而破燕孤極知燕小誠得賢士以共圖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克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為陳政築宮而師車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遂以樂毅為上將軍戰國策

冶躍之金莊子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錐錐大冶以為不祥之金毛遂自薦秦園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食客文武具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以滿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先生未有所聞毛遂曰臣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遂以為上客漢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

失自謂者以千數陳方張敞上書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請自治
 之王霸朝自陳光武過穎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授歸身聖朝
 本無公卿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也
 報唐舒元與獻文闕下不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帳以布衣上書朝奏尋召臣
 所上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金帛數千百年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臣主父帳等
 可比哉呂蒙至都權問誰可代鄉者呂蒙曰陸遜
 意深長才堪負重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漢獻紀
 出於單微鍾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鄉者皓曰明府必
 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久不知何獨識我太守
 遂以寔為功曹漢實紀
 就擢以代臣必允衆皆管仲舉代以下係重管仲病桓公問曰君誰可代
 牙何知對曰管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
 難近公曰堅力何如對曰自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常
 仲言卒進用管子管子專權蕭何舉代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
 臨視固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曹參何如何頓
 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丙吉病上問可以自代者丙吉曰群臣

行能明主所知上固問吉乃曰西向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事前為
 鄉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聲建封平定國執憲群平天下自以為不冤太僕
 陳萬年事後母孝謹此三人能在臣右上許之相次用以為相
 瑜病因上疏曰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病
 祖世王巨舉代王巨疾久不愈上命有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巨自吏扶之見
 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謹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
 乎且謙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
 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起舉
 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冠準上憮然有問曰準性剛褻卿更思其次曰他人
 臣不知也且死歲餘卒用準為相蓋元虞云
 譯話近水向陽范文正知杭州蘇麟為儒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皆獲薦書
 獨鱗在郊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
 為春文正薦之作詞謝薦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不允他日復扣便座度不
 可留因詢曰卿去誰堪代者申公曰知臣莫若主陛下自擇堅問之乃引陳
 文惠曰陛下必欲得來後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若圖任老臣鎮安百度周
 知天下無如陳堯佐仁宗然之堯佐遂大拜極懷薦引之德因作詩詞

過之申公使之歌焉二在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
蕭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
上入恩重朱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添鰥人已老莫愁鬚髮無功老於廊廟
而醞精如此湖山野錄因謂論焉見徐屬部而大用王荆公薦進一二
寒士位待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參政公時有詩寄意云本種醜
醜架金沙口謾裁自矜顏色好飛度臙前開謂也不顧其為張鑄以京東轉
運使降通判太平州時葛源為提舉取張脚色欲發薦狀張以詩與之云提
司以治是新差職比催網勝一階若發薦章求脚色下官蹤跡轉沈埋能遊
辟舉辭書要語聘名士禮儀者禮史職滿歲宰府州郡延得辟舉左雄疏
古今事實謹簡乃僚穆王命伯景為周太僕正曰謹簡乃僚自謙與屬漢
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辟故河南守吳公召賈誼致前下孫
寶明經張忠辟賢為屬楊震辟杜喬胡廣辟李膺辟而不入太原閔仲叔世
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
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投劾而去周燮等傳序
親而後漢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為郡水義以手捧檄而入喜動
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在奉歎曰往日之喜乃為親也力田不如逢

至善任不知遇合太史公云鴈成羣陳群父子並著高名世號三君每宰
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續漢書投傳而去豫州刺史
周景辟陳蕃為別駕從事蕃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注傳符也本傳辭謝矣
謝安及弟萬廢黜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桓溫請為司馬發新亭朝士
咸送既到溫喜甚言平生歡笑竟日安出溫問左右頗覺見我有如此客不
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太守下車辟荀慈明下軍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
此者不統舉却覽為賢良阮脩為直言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表留幕府
唐太宗為秦王府屬多外遷房玄齡曰如悔五佐才表留幕府幕府得人裴
度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仍以刑部尚書馬總為副太子右庶子韓愈為
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
等為兩史判官書記度傳屈數司客唐韋思謙傳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
引思謙為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何為數旬客以重此府耳使主留後郭子
儀辟杜黃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後諸將驕蹇者皆以子儀令易置
衆不敢亂法不取儂智高叛宗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青受命有
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之言乎然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松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其所辟取比青之素所予以為可用者人皆固已歸矣南豐雜志幕府名士天聖明道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名士聞見錄書局薛官司馬公光作通鑑英宗命書局秘閣以其所素賢者劉放劉恕范祖禹為屬又奏其子康為檢閱文字除秘書有正字遷校書郎



事
 答曰為師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

